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之十三

彌勒菩薩用偈頌詳述佛光中所見並請問文殊菩薩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文殊師利，導師何故，眉間白毫，大光普照？」

這裡只是這樣講，沒有講所謂菩薩摩訶薩、作禮等種種的做作，不須講這些，因為是彌勒菩薩所說。

「文殊師利」，即是稱呼文殊菩薩這個人。「導師何故」，「導師」即是釋迦佛，「何故」即是何因何緣，什麼因緣有此光明？即是為了什麼事，現出這樣的光明？「眉間白毫，大光普照」，講「普照」者，不是普照十方世界，只有普照東方一萬八千世界那麼遠，橫直多少世界，可以算是「普」。彌勒菩薩問佛何故作此光明，而且又不只是光明，還有兩、三樣彌勒菩薩也要講。

「雨曼陀羅，曼殊沙華，栴檀香風，悅可眾心。」

講「雨曼陀羅」，本應還有「摩訶曼陀羅華」；「曼殊沙華」，也應還有「摩訶曼殊沙華」。這裡不講那麼多，單單是只提出名字。這偈頌以四個字一句，當然就只用四個字一句。

前面長文就未有提及「栴檀香風，悅可眾心」，現在提出「栴檀香風」。「栴檀」是香的名，現在是講風香，不是栴檀香。風本來就沒有香，現在竟然聞到風有香，這是什麼怪相？

彌勒菩薩說：我知道是佛所作的怪相。本來也沒有栴檀，當然就沒有香。有風，風本來也沒有栴檀香，以佛神力，風就會有香。我就聞到，大家都聞到，就「悅可眾心」。

前文講「得未曾有，歡喜合掌」，即是歡喜。這裡又再講「悅可眾心」，眾人之心，得聞此香，心格外舒服。香為能悅，眾生的心為所悅；有能悅之境，方能令眾人的心歡悅，又叫做欣悅，即是歡喜，這是無形中的歡喜，不是有意生起歡喜心，是接觸到，自然歡喜起來。好比我們用手抓住一塊雪，你不希望它凍，它也會凍；你抓住熱的東西，你希望它不熱，它也會令你覺得熾熱。這香風之境，亦復如是，你不歡喜，風也會令你歡喜；你的心不舒暢，風也令你舒暢。即如有病一樣，沒有辦法得安樂，你飲一碗藥，吞一粒藥丸，就安樂了。

「悅可眾心」，即是能悅，悅於所悅，這是佛的神通，令眾生得安樂。這個安樂，不是自己得到的安樂，是佛給你的。

佛有這樣的做作嗎？有！這樣的做作，菩薩也有，何況是佛？這有沒有令其他的眾生安樂？也有。不過，你要有這樣的緣才可以，沒有這樣的緣就不可以。

「以是因緣，地皆嚴淨，而此世界，六種震動。」

「以是因緣」者，指雨華、「栴檀香風」，地也變了樣。什麼地變了樣？是講我們釋迦佛所在的地方——靈鷲山，靈鷲山也變了相，如果是要講闊度，娑婆世界都變了相，地嚴淨了，不是平常的地。

有什麼事情會令它變相，變成不同平常的地？是否因為散華鋪滿地，地變成嚴淨？這又未必，不是這樣。

是「栴檀香風」把地下各種不潔淨之物，吹去別處，令地上嚴淨嗎？也不是。地上莊嚴清淨，是佛的神通力。

彌勒菩薩說「以是因緣」，以什麼因緣？就是上面講的雨華、「香風」，影響了地，不淨都變淨。彌勒菩薩這樣說，引起很大問題。

「而此世界，六種震動。」

這個「此」字，是指娑婆世界，然實又不止。前文講「普佛世界」，這裡亦應該講「普佛世界」，何以彌勒菩薩又說「此世界」？豈有不是前文所講的「普佛世界」，是講多了？就是「此世界」為正？

話又不能這樣講，之前在這裡講起，但講話怎能一定要在這裡講起？另外，這個「此」字，應該是「諸」字，改為「而諸世界，六種震動」，這就好很多，用「諸」字勝於用「此」字，「諸」字也可以代替「普」字。

如果是這樣，就令大眾歡喜之中，就有些不歡喜的人，令他們恐怖，看見這個世界翻天覆地，令人驚恐。

按照我們凡夫來講，就會驚恐；但法會大眾不會驚恐，明知道是佛神力所作，又驚恐什麼？難道佛想把大地搞爛，令你們無所依止？佛不會這樣。

這些通通都是敘述的話，不是發問的話。那個境界就是這樣，但是法會的人，得到這個境界，有不同享受。

「時四部眾，咸皆歡喜，身意快然，得未曾有。」

這是講法會中人人生大歡喜，這是一種受用。有什麼受用？「身意快然」就是受用，很容易得到身安樂和意安樂，「快然」即是極為安樂，舒暢到極點。

如果有病又如何？他有病都舒暢起來，不會再有病。他若滿身煩惱，時刻不忘，他不曾「歡喜」、「快然」了吧？不是的。在這樣的地方還會有煩惱嗎？你憂柴又憂米，還有哪樣可憂？憂官司、憂欠債，總有些可憂；但到了法會，你就會無憂，什麼憂慮都沒有了。

法會的四部眾，人、天各類，通通都包括在內，個個都很歡喜，「得未曾有」。那個境界都是叫做瑞相，是佛所為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下面講述眉間放光之事，前面是講動地、雨花及香風，講述「地皆嚴淨」，大家歡喜。

「眉間光明，照於東方，萬八千土，皆如金色。」

這裡彌勒菩薩又講出一句上面未講的「皆如金色」，東方無量世界，一一世界都如金色。這些世界各種事物未必是金，即使是地獄都變成金色；鐵圍是鐵的，鐵圍山也變成金色，盡所有一切都是金色。各種事物只是金色，不是金質，是把顏色改變。原是白色，變成金色；原是黃、青各種諸色，都變成金色。

這又很特別，眾生的身本來一點金色都沒有，他們也變成金色，此事很難令人置信。你不信是你的事情。

說是好像金色，是可以講得通，好比現在有些電燈光，電燈如果是藍色，就照到各樣東西都有些藍影；電燈是紅的，照到各樣都變成紅色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但電燈光很微薄，不能完全把顏色轉變。

彌勒菩薩現在不是這樣講，而是簡直已把一切通通都變成金色。此事又怎樣解釋？這都是佛神通之力，佛光照耀變成金色，佛光是金光吧？

此事又不必一定考究佛光是否金光，白光照耀也可以把你變成金色。現在分作兩種講法，光、色與非色，我們不必講，是另外一件事。總之，世界萬有，屬於東方，光所及的地方，總是金色。

通通作黑色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通通作青色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任你怎樣講都好，這謂之奇相。

你不要說：「既然是金色，當然是志在美觀。地獄都變成金色，地獄都美觀了。」

這不是說志在美觀，而是志在令你們看見這樣的怪相，知道佛之神力，力量不可思議，是為不可思議而現此相。此事彌勒菩薩真是注意到怪相太多。

「從阿鼻獄，上至有頂，諸世界中，六道眾生，

生死所趣，善惡業緣，受報好醜，於此悉見。」

這裡述及「靡不周遍」，處處都遍滿這種境界。從阿鼻地獄，即是從下面講起。「上至有頂」，上面講的「阿迦尼吒天」，譯作有頂。這裡不講「阿迦尼吒」，嫌音節多，而用意譯的「有頂」，「上至有頂」天。

「諸世界中，六趣眾生」，無量世界裡，不論有佛在世，無佛在世，總有六道眾生。前面講「六趣眾生」，這裡講「六道眾生」，「趣」與「道」是一樣的。

法會大眾看見「六趣眾生」，不單是見到他們現在居住的各方面、安立的各方面，還看見他們「生死所趣」。

什麼叫做「生死所趣」？這是指見到他們無量劫裡受生受死，無量劫裡「所趣」。趣什麼？譬喻他現在是生，我彌勒又知道他將來所趣。

他未曾趣，你又怎知道他將來所趣？我彌勒當然知道，將來所趣，就為將來所生。他未將在將來所生，他又經過一個死，他死去然後才生，才去「趣」。

現在那些眾生未曾死，亦未曾生，如今他們在自己的所住地。他們不是天然在那裡住，他們是從前死後過來，又生在此間，這就經過一個生。如是者，每一次死，就每一次生；每一次生是必經過一次死；生與死是相續，生不能離開死，死不能離開生；每逢一次生死，就會離開那個地位，趣於其他地位。

為何事會趣於其他地位？他在每一個地位上有所作，作什麼？所作者，就是身、口、意所作的善惡等等，這即是作。姑莫論他有意作，無意作，任他所作都不忘，這就受那個業牽動他所趣，就趣到受生處。現在那個本位已經失去，就謂之死；將來又有一個新位生起，就謂之生，即是果報。

此事很複雜！世上有多少眾生？每一個眾生有多少善善惡惡的業緣？此事就說不清。現在因佛光所照，是不是通通看見？是的，真是全部看見。全部看見又有什麼好處？

不要講有沒有好處，但是，若沒有佛光所照，沒有佛力加庇你，你不會看見；別說無量世界這麼多眾生你看不見，你連眼前的都見不著；不但眼前你看不見，你的死也看不到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

（彌勒菩薩說：）大家都是如此糊塗。如是糊塗者，都令我知，令我見，你說此事的問題大不大？佛所為何事，我雖然不知道，但我推測，此事值得我仰慕，讓我看見。

以眾生時間來講，就不是當時的本位，不是單單說見六道眾生這麼簡單，而是見眾生的「生死所趣」，也不是只見一次「生死所趣」，是見無量劫從前的經過，又見他們將來無量劫的未來。

（有人覺得），這些都看到，此事有蠱惑。

你說他蠱惑，怎樣蠱惑？我就說是佛製造的，並不是實有此事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就說沒有此事，這就不關眾生的事，完全是佛多事。」

如果不關眾生事，完全是佛多事，那麼，佛的力量都不小。這也是必有所

為。

「生死所趣」我們都見到。為何事「所趣」？就是「善惡業緣」。這個「善惡業緣」，也不須講太多，單是一個眾生的善善惡惡就有不少。為何善惡裡又叫業緣？善惡作成「因」，他受報，就謂「果」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這裡只講緣，沒有講因。

那個「緣」字即是因，作善惡就謂之業，有此業就成了因，成了因就不會有因而無果，有因果就去受生。受生就不會很簡單，他受報有好、有醜，善業緣就受好，惡業緣就受醜。種種不同之處，單單用「好醜」兩個字就全包括，這就夠了，不須全部講。「好」中有種種差別的「好」，「醜」中有種種醜的差別。這兩個字可以調轉，「好」未必一定叫做「好」，也可能是「醜」；「醜」亦未必一定叫做「醜」，又可能是「好」。

為什麼呢？此事即如俗語所說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塞翁得馬，焉知非禍？」得到馬，你就說他是福，但此事不可以這樣講；你說他失去馬，就一定不好，也不可以這樣講。得與失，並非一定，「好」裡就包含了不好，「醜」裡就包含了不醜（即是好），通通是靈活不固定，受報亦如是。

受完報，此事就完結了嗎？哪有這麼容易？苦都夠你受。受報期間有否作善惡業？當然有作。有作就繼續，這就會轉變。你受苦之時怕不怕苦？有怕，也有不怕。

如果是怕，你知道那個苦，為什麼會有？這都是好事多為，即是那些不好的事情，你做得多。

你知道不好的事情做得多，就有今日之苦；你可以轉方向，你就不要做太多不好的事情。

（你或會說：）「那就不做吧。」但你只是不做，也沒有福。

（你或會問：）「不做應該有福的吧？」

不是這樣的。不做只是無罪、無苦，不是講有福。福又從何來？福又要作才有。怎樣作呢？這要看你遇到什麼好機會，有好機會你就作，作福的總名叫做善，但是善裡面不只是一種。

我們又可以這樣講，這個「善」字，又變成不善。不是說「善變成不善」，而是說「善簡直是不善」。

怎會有這樣的道理？

你以為善，那件事以理來講，就不是善。

（你或會說：）「我以為善就算是善。」

這怎會妥當？你說善就是善的嗎？那件事簡直是惡，你認「錯」謂之「善」。這件事你要很小心做事才行。

（你或會說：）「這件事沒有把握，你叫我很小心去做，我就認定應做的是善，我就去做。」

不可以這樣……

講到眾生在六道輪迴裡，六道互相往返，或在本道中生死，也叫做往返，

也叫做輪迴；不一定是這一道走去另一道才叫做輪迴，每逢一次生死，就有一次輪迴。輪迴這個名稱，輪即是車輪，迴即是迴轉，轉上又轉下，又看他轉得快或轉得慢，有時轉得很快，有時轉得慢慢的，總而言之，停的時候很少，總是在轉。眾生這樣轉，究竟為何事？他自己不知，他自己也不想轉。

他既不知，又不想，究竟是怎樣？即是很糊塗。天人、阿修羅雖然有福，也有知識，他們也是一樣，與人類、畜生、餓鬼一樣轉轉轉……，轉到無可了期。

講到「受報好醜」，裡面有正報，有依報。正報有好、有醜，依報就是他所在的地方，及享受一切的環境，總叫做依報，飲食、衣服、住所，總名叫做依報，裡面的好醜就說不定。人身、鬼身、天身是正報，也不能說一定叫做好，不能說一定叫做不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是不定性，你說他好，就好到底嗎？說他歹，就歹到底嗎？又不是如此。他有時好有時歹，有時歹有時好，故名「受報好醜」，非常複雜。

東方無量世界，有佛在世，無佛在世，各種眾生總在那裡輪轉，我們這個法會裡的人、天，每個眾生都看見。

（有人或會問：）為何你的視力這麼好，看得到？

不是因為好眼力看見，乃是佛的威力令我們看到。看到之後，自己作何等感想？這簡直沒有目標，有什麼感想？總是希望佛有些什麼正正當當的法，在後來或講給我們聽，或做給我們見，或教我們如何做，只有期望佛那方面，我們自己沒有什麼的目標。

講到眾生輪迴受報，此事佛教裡是這樣講，其他宗教有沒有這樣講？其他宗教即使有講，他們都只是猜測，都不是看到。而佛就是見到、知道，佛教徒也能藉佛的威神見到、知道。

外道有一種最大邪見是這樣說：「有一個人受生、受死、受苦、受樂。」但他們也不講為何會受苦、受樂？此事他們又搞不清楚，似乎認為就是這樣，你受苦就受苦，你受樂就受樂。你是畜生就是畜生，你是天人就是天人，你是人就是人；人生人、牛生牛、馬生馬、鬼生鬼，按照他們這樣講，地獄生地獄。他們又搞不清楚此事，但又看到他死。見到他死，是否又看見他生？

看到他死，有一種人是這樣說：「他沒有了，還生什麼？了結啦！」又有一種人說：「不可講沒有，不可講死去就完了。為何不可這樣講？這個人雖然是死，他的靈魂不會死，靈魂就會受其他的身，看他受什麼身，他有一個靈魂。」

你如果考究什麼叫做靈魂，靈魂怎會有？靈魂因什麼事情又去那處受身？靈魂何以又不會獨立？何必一定要受苦、受樂？這些事情又無法解釋。

這種見解在外道流傳，不是外道的凡夫都跟著講「有個東西受輪迴」。最奇怪的是，有些佛教徒也跟著來講「有一個東西受輪迴，如果沒有東西，受什麼輪迴？受什麼苦、受什麼樂、受什麼好、受什麼醜？要有一個東西，那個東西就是靈魂。在佛教徒的邪見一方面來講，有人認為這個是佛性，你稱之為靈魂

已經是差了，在膚淺方面叫做靈魂，實際考究那個體，就是叫做佛性。這一種理論更深入邪見多幾層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為何這些佛教徒會這樣講？因為這些佛教徒沒有佛教，他們如果有佛教，大家對照起來講，我們佛教是佛教，他教是他的教，我們不應該講他們的教，這就有些覺悟，還可以覺悟他人。你這樣來講佛法，又有什麼靈魂輪迴？這理論簡直是邪見，並無此事。為什麼呢？我們佛教不講這些。這樣就可以令他覺悟。

（有人或會說：）「沒有那件東西受輪迴，那個輪迴的又是誰？」

你又真冤枉，我如實告訴你，眾生輪迴，哪有靈魂輪迴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眾生輪迴，眾生會死。」

眾生會死，眾生又會生。

有人又說：「我又沒見到他生，只是看見他死。」

你不見他生，世間哪有物？哪有死？一定是有生才有死，有死才有生。這個是眾生，你又硬說他死後有一個靈魂輪迴；那麼，那個未死之前的靈魂在哪裡？我問你，是在腳底、在頭頂、還是頭髮尾？在何處收藏著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不是呀，那件東西混在人身上，全身都是。」

你又怎樣知道全身都是？

（有人就說：）「你現在知道痛癢，又知道喜、怒、哀、樂等等，就是那件東西。」

那些知道痛癢、知道喜、怒、哀、樂，觸境才有，如果不觸起其境就無。但你說的靈魂是固有。為何你這樣蠢？明明沒有那件東西，硬說有那個東西受輪迴、受苦惱、受果報。我問你，他的輪迴會作善惡業嗎？

（有人回答：）「不會作。」

既然不會作，何以受這個善惡業報？這就不關他的事，他可以不用受報。你說他又要受生、受死、受苦、受樂，但不是靈魂受苦、受樂。這就處處都講不通，而他們又偏要執著有那件事。

這很難怪外道，他們沒有正教，他們的教主也沒有智慧。我們釋迦佛有教，也有智慧，教徒應該有教，從教裡可以產生智慧，看見一切的邪見，就會避開他，不要被他們搞亂我們的知識。現在竟然不但被他們搞亂，教理簡直是除了靈魂、除了什麼佛性和常住真心，都沒有其他教理了。

為什麼呢？他們靠這些做基本教理。你說沒有這些，他們就說你是斷滅邪見，這樣反過來咬你一口，咬得很深，豈有此理！

他們一定是執著「有」，如果「無」，就落於斷滅。講斷滅這句話，他們又很混沌，他們又不知道什麼叫做斷滅，真是笑話！他們一定執著常住，常住已經沒有了，那就一定是斷滅。他們抓住這樣的道理來講，他們不知道講「斷滅」兩個字，就是邪見。他們不會知道，斷亦是邪見，滅亦是邪見。你知道嗎？無斷、無滅，亦都無常住。你卻找一個常住出來頂替，不至於斷，不至於滅，蠢得厲害，這就很難講了。

他們要這樣執著，就沒有辦法了。他們執著地認定這些教理可靠，又是佛教裡固有的。我又問你：佛教裡固有的出在何經？你講些給我聽。

他說：「出在《楞嚴經》。」

不正確。

他又說出在《圓覺經》。

也不正確。

他再說：「好多經都有這些。」

都不正確！所有這樣講的那種經，全部都是外道經，你就不要把這些經抓得那麼穩固，以為這些一定是佛經，其實是很雜亂。我請問你，六百卷《般若經》有這麼大部、有這麼多論述，有沒有講及這些？《維摩經》的文字也都不少，有沒有講及這些？三十卷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有沒有講及這些？《大智度論》一百卷，有沒有講及這些？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有沒有講及這些？小乘教有千千萬萬這麼多，有沒有講及這些？真是冤枉！硬是把外道思想強加於佛法中，豈有此理！

他們講受輪迴，就是有一個靈魂受輪迴，不斷滅。他們這樣解釋，你說冤哉不冤哉？枉哉不枉哉？

我們常常提倡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或者《維摩經》，《大般若經》這麼大部，就無法去講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三十卷也有講過，《大智度論》大家都可以看。這些經論是破除我們的斷見，又破除我們的斷滅。這些經論講一切皆空，這就與外道思想不同。這些不同，他們簡直不知。因為現在講起「六道眾生，生死所趣，善惡業緣，受報好醜，於此悉見」，就講到其中的虛妄受生、虛妄受死、虛妄受苦受樂，通通是一個虛妄，就沒有根；他們死都要尋那個根。就好比十二因緣，是辟支佛最尊重的一種教理，十二因緣乃是眾生的十二因緣。這十二因緣有什麼？從無明至到老死，是十二個地位，即是十二種相，裡面有沒有講靈魂？沒有。他有沒有講佛性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他是小乘當然就不講，大乘就有講。」

請問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裡，哪一句是屬於輪迴的靈魂？沒有。六度裡面，哪一句是屬於靈魂？哪一句屬於佛性？都沒有。《法華經》這麼大部，這麼多文字，有哪一句涉及靈魂？也不會有。所以，這些外道思想，我們做一個維新佛教徒，就絕對要明瞭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不是呀，除了維新之外，還有更多人，都是佛教徒，通通都是講這些。」

是的，他們通通這樣講，我們絕對不應該承認他們。如果你承認他們，又何必提倡新佛教做什麼？那就不須要這個新佛教了，完全跟隨別人講吧。

在世人似乎有一種東西是他們的證據，他們說：「人死，又好比沒有死那樣，一時又有鬼，一時又有隙，一時又這樣那樣，又回魂，又托夢，又時常都會看見他，此事又怎樣解釋？」

這個不是靈魂，這就是他「受報好醜」的一個短時間，或長時間，有什麼

靈魂可言？你目前既然沒有靈魂，死後亦不會有靈魂。我們的人，有一種蠢氣，這種蠢氣非常之劇烈，與自己稍微有點親屬關係，一死去，立即就為他安一個香爐在頭那邊或在腳那邊，立即為他先安一個紙牌位，慢慢才安一個漂亮牌位。多麼蠢呀！他在生時都不是享受你那枝香，他也不是享受你的溪錢元寶，不享受你那枝蠟燭，為什麼他一死去，你就拿這樣的東西給他？真是笑話到極點！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不是呀！他現在做鬼。」

你這樣認為，你比鬼更差！你簡直侮辱他，你一定認為他是鬼。不一定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他會墮地獄，給些錢他使用，他又可以贖罪，可以買路票。」

你又在侮辱他了，這就真冤枉。沒有那件事，何必這樣隆重？又說生時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

祭之以禮是你一點恭敬心紀念他，誰叫你給錢他用？他平常不喜歡你那枝粗香，怎麼你蠢得這麼厲害？別人蠢也都很難怪，那些佛教徒通通都模仿此事，所有佛教徒都習慣了，一定要這樣，未死之時擺放一個香爐在他腳邊，這麼討厭，你說這些佛教徒有什麼資格做佛教徒？

那又應該怎樣做？講到應該如何，你又不知道這件事，他死亡是他的事情，你一點都不能代替他，他有福是他的事情，有罪也是他的事情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不是呀！他無福，我可以為他求福，他有罪我可以為他免罪。」

你又怎樣為他免罪？他自己免就儘管去免。你有本事為他免罪嗎？這是做不到的。

總有個辦法吧？那就有一個辦法，應該怎樣葬，就葬了他，火葬、鳥葬、水葬、土葬，就這樣葬了他，就了事。搞出這麼多儀式，你說多麼可憐呀！我又問你：那些佛教徒都是這樣搞，又講什麼佛教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又有法可講。」

講什麼？講來講去又是那些，有什麼好講？佛教一句都不懂，所講者，皆是外道，還要講佛教？一個輪迴生死都搞不清，還講什麼出世間？還講什麼一乘實教？真冤枉！現在這個維新佛教在始創初期，一定要大家明瞭這些事情，若不明瞭，又何以達到維新一分子的資格？全都不沾邊，一定要這樣搞的嗎？即使是東方世界這麼多國土，很多眾生在那裡看見，就是現在一直講下去一大篇，都沒有中國佛教；不但沒有中國佛教，也沒有世界佛教，你仔細看，句句都可以對勘，哪一句是中國佛教？裡面講的話，哪一句適合我們用？半句都用不著。

現在，彌勒菩薩把自己所見的奇奇怪怪無法解決，就來請問文殊菩薩。文殊菩薩又不會很快回答他，他就儘管不停口地講自己所見。

「又覩諸佛，聖主師子，演說經典，微妙第一。」

現在講到見佛聞法，前面是講六趣。「又覩」即是又見，「聖主」的「聖」是指三乘人，脫離世間之束縛，了脫輪迴生死，稱為「聖」，「聖」者，正也，他算是一個正人，除了他之外，世界上就沒有正人，這就謂之聖。聖者即是不凡，什麼天人，什麼鬼神，什麼大聖、小聖，是屬於凡夫，都不會與出世間之聖同等，唯有出世間才稱為聖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世間都有稱聖。」

世間稱聖是世間的事情，關佛教什麼事？佛教不會把他攝入教裡做教徒。

講「聖主」者，是佛。「師子」，是譬喻佛。獅子是獸類，獅子的威勢大，為獸中之王。佛為一切聖中之主，為一切眾生之大無畏者，猶如獅子，故用獅子譬喻佛。這裡講東方無量世界，其中有現在諸佛，就是「聖主」「演說經典」，大眾聽到，這裡屬於聽。

前面長文所講「及聞諸佛所說經法」，不是彌勒菩薩講的，是編集經典之人的敘述；現在彌勒菩薩對文殊菩薩講，希望文殊菩薩回答他為何故？

「演說經典，微妙第一」，這些經法即是權教經法，有什麼微妙？（有人說）是教義微妙。

這句話很勉強。在三乘裡，如果是說微妙，只可說大乘；大乘之中，只有般若波羅蜜，可以講是微妙，除般若以外，我相信各種都不應該稱微妙。

有的人蠢得厲害，三乘是出世間之教，對世間來說，三乘就是微妙，世間沒有這種法。世間是生死法，不會說有什麼方法離生死，不會有此事，所以三乘是微妙。講「第一」者，是三界「第一」，但三界沒有這些。

「其聲清淨，出柔輭音，教諸菩薩，無數億萬。」

「其聲」者，即是佛聲，聲轉為音，由聲婉轉有音正說出道理，有道理才叫做教，沒有道理就不能稱為教，僅有「聲」和「音」都不稱為教，要「音」配合起來，把世間法、出世間法講得清清楚楚，其中有三句這樣的話：所謂名身，句身，文身。

什麼叫做名身？名身就是單位的名詞。就如花、果、碗、碟，每一樣東西有一個名，這個名，就存有自性。存一樣東西的自性，這叫做名身。

如果是句身，或是兩個字，或是三個字，或是四個字，串起來讀，音就不同，這樣就謂之一句。句講什麼？句是講差別；講什麼差別？講某樣事物的差別。例如，你講花，就是名身；是什麼花？紅花兼有黃色，都是那朵花，這就成了句身。句存差別，靠你的音聲去串讀，看有多少個音節連在一起。

文身又如何？文身是一篇文字，文字是長是短，三句五句，這個叫做文

身。現在講這些，即是說無自性，名無自性，句無自性，文亦無自性，就是空。

音聲，不一定出在你的口，或出在琴、鐘、鼓。敲響其他的東西，這些也是音，更無自性，你不敲它就沒有音聲。好比琴一樣，你不彈，琴聲就沒有，並非有琴就有琴聲。所以蘇東坡彈琴，就觸起他思考，他說：「若言琴上有琴聲，放在匣中何不鳴？若言聲在指頭上，何不於君指上聽？」

你說琴有聲是嗎？琴若有聲，你把琴放在袋裡、放在箱裡，你看琴響不響？又沒有聲，這即是琴無聲。

有人又說：「不是，聲在你的手指頭那裡，在你的手指尾那裡。」如果聲是在手指頭那裡，你在手指頭那裡聽就可以了。「何不於君指上聽」？

蘇東坡這樣審察琴、審察手指，不見什麼叫做琴聲。如果不見什麼琴聲，即是沒有音樂，世界上一切音樂皆是假的。人說話也是假的，文字也是假的，眾緣和合，就發出音樂聲，發出講話聲，哪裡有實在的聲音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陀經常講話又怎樣？」

佛陀經常講話是為他人講，佛不是為自己講，是開導無知、無識的人，令你明理，藉名身、句身、文身對你說話。

「其聲清淨」，佛聲很殊勝，世間所無。佛又能講世間聲，他雖然是講世間聲，又格外清朗好聽，入耳令你好樂。

「出柔輭音」，「柔輭音」者，就是音之婉轉，婉轉地講道理，你就會聽。就如廣東話俗語所說：「聽出耳油。」（聽到很陶醉、很入迷、很專注）

佛當然會講，他所講的，對人、天各各所講又不同。每一個人需要聽什麼，他自己都不知；佛能知道，就對他講，他就歡喜。所謂「隨宜說法」，隨他的機宜力量而說，他就可以瞭解信受。

這裡講「教諸菩薩」，其實也教聲聞人，也教緣覺人，也教人、教天人。菩薩只是一部分的人，本來是教諸眾生，不限定教菩薩。佛陀教化的收效相當高，教化了「無數億萬」。

現在這樣講的，究竟是東方無量佛，還是東方無量佛之中的一佛？

彌勒菩薩又沒有講是一佛還是無量佛，他都是講多佛。他眼見眾多佛，當然是聞眾多佛說法，當然也見到聽法者得益，也知道聽法者有多少人，什麼人、天都看到，這是無數可計，有「無數億萬」，何止「無數億萬」，有無量恒河沙那麼多，不過是略講而已。

「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，各於世界，講說正法。」

「梵音」者，就是佛音叫做梵音，但不限定一種梵音。什麼叫做「梵」？「梵」即是淨義，即清淨音聲。音聲清淨，又深又妙。聲音有什麼所謂深妙？佛音我們未曾聽過，也沒有哪一種事物可以作比例。彌勒菩薩說「深妙」，當然

他聽到是「深妙」。

「令人樂聞」，佛座下各人當然是聽到很歡喜，歡喜聽聞而不厭，就是「樂聞」。

佛音當然有其義理，有人以為這些義理很容易理解；但事實上怎會容易理解？佛音一定有深妙之義，深妙之音聲配上深妙之義理，送到耳邊給他們聽，這就一點辛苦都沒有，不像我們現在的人聽得那麼辛苦，要很留意，稍不留意就錯過聽不到；他們不會是這樣。他們雖然也要留意，但不像我們聽得那麼辛苦、那麼吃力。佛的音聲裡已經有相當的力量令他們聽聞，就好比現在我們聽音樂，懂音樂的人不會聽得辛苦；不懂音樂的人聽得也不辛苦。

佛音能令你悅可，有什麼辛苦？佛音送到你這裡，佛說法給人聽，不會令你聽到憤怒，不會引起你的惡感，一定會「令人樂聞」。

「各於世界，講說正法」。無量世界裡，每位佛所講的是三乘教，叫做「正法」，此處未有一乘，就不講了。所有佛出現於世，本來是為一乘，既然是為一乘，就應講一乘，但時機未到就暫時不講。

難道這麼多佛在各方，都沒有一位佛講一乘？其中的眾生之機都不熟？這又講不過去。

有佛講一乘，只是不讓我們看見。因為我們在時間上，還差一段短時間，稍後就可以，大概遲幾小時我們就可以得聞一乘實教，我們生信心，就會聽到他方諸佛講一乘。這個時間未到，還差少許時間。佛「講說正法」是講三乘。

「種種因緣，以無量喻，照明佛法，開悟眾生。」

這是講諸佛，在各自世界講十二部經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經文這裡又沒有講十二部經。」

這裡講的因緣、譬喻，是十二部經中的兩部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只提了兩部，為何又拖到十二部裡面去？」

每逢講出這兩部，一定是屬於十二部裡面的事情。各位佛都有講因緣，都有講譬喻，都有講本生、本事，乃至論議等十二部法，以無量之譬喻，「照明佛法」，這佛法就是三乘法，是佛所講的就叫做佛法，即是佛教。

「照明佛法」，用譬喻幫助聽者明瞭。佛不需要譬喻，但是聽者就要譬喻才能明瞭，佛就講譬喻給他聽。譬喻有長、有短，一句話也有譬喻。人們日常講話，時常都涉及譬喻，不過講慣了自己不大留意。

那些文學家一開口，十句話有三個譬喻在內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例如說：「君子相交淡如水。」「淡如水」就是譬喻。君子相交，如果沒有這個「淡如水」做譬喻，君子相交就不知是怎樣的。人人都有相交，既然彼此都是君子，就不要太濃厚，不要送太多禮物，那些人情等，不要太濃厚，淡些才好。若是濃厚起來又如何？濃厚起來就失君子的資格、失君子的態度，不應該這樣做。

你送他禮物，他又送你禮物，這就等如笨蛋把物件搬來搬去，損失力量，又損失精神，因此淡些好。

為什麼呢？君子沒有很大的希望，大家相交乃是道德上的相交，知識上的相交，感情上的相交，哪裡一定要其他的濃厚做什麼？因此，「君子相交淡如水」，文學家就用水來做比例。用其他來譬喻可以嗎？並非不可以，你認為某一種東西最淡，你喜歡也可拿來作譬喻。嚼蠟那句話也有人講，應該可以這樣講：「君子相交如嚼蠟。」蠟是無味，你放嘴裡不停嚼，這也是淡的意思。

佛法是出世法，世人聽見就有些不大明瞭。因世人不大明瞭，佛又把世間的事物作一個比例，令人在比例中明瞭，令人明白原來如是，印象就加深了。印象加深，兩樣都記得，記得佛教，又記得比例。佛教是講理，或講事，佛希望聽者記得，希望聽者有深刻的瞭解，就用譬喻幫助他理解，就能容易明瞭，這就叫做「照明佛法」。

講「照明」者，「能照」照於「所照」。能照就是譬喻，所照就是其他的。「明」，是指「能照」照於「所照」，令聽者明。不只是聽者明白，而且是把佛法顯示得清清楚楚也叫做明。把佛法顯示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聽者就聽到明明白白。

佛教時常都明朗，不過有的聽者聽得不明白，就以為佛教不明朗。因此，佛陀就要遷就不明白的聽者，多費唇舌，就用譬喻講多兩句。

講到譬喻，此經都有好幾個譬喻，而且很長篇，有的譬喻權教，有的譬喻實教，例如，化城譬喻權教，三車是譬喻權教，寶所是譬喻實教，大白牛車譬喻實教。佛講一個又一個的譬喻，慢慢就可以開悟眾生，開導覺悟眾生，令眾生開解，令眾生了悟。

「開悟」這兩個字，最初講是屬於佛；講完之後，是講佛開悟眾生。眾生是否開悟？當然開悟！如果眾生不開悟，佛去開悟他們，就等於零，沒有用。這不是眾生沒有用，是佛沒有用，佛都不知眾生根機；即是好比醫生不知病人的病狀，又不懂藥理，又開很多藥去醫治病人，白費心機，拿人命來試驗。醫生一定要明瞭病人的病，又明瞭藥性，慢慢配備藥劑，教他如何服用，這才叫做「開悟眾生」。

令眾生開悟，在此處講，是三乘人。三乘人居什麼地位？是什麼人？他們是「因」中人，「因」中人就是凡夫，或是天，或是人，或是阿修羅，或是畜生、餓鬼，或是地獄，都說不定。

「開悟」了又如何？「開悟」，即使不是聖人，都叫做一個深信佛法的佛教徒。佛講的法，你能深信，你也算是一個佛教弟子，佛的弟子就是佛教徒，漸漸就會入聖，漸漸就解除世間上的苦惱束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首先要講開悟。你都未曾講給人聽，你就硬叫人開悟，這又怎麼可以！」

所以佛教很尊重此事，尊重說法，尊重眾生有善根。能夠尊重眾生的善根，眾生就接受我的法，此事很重要。

再補充一句來講，這些眾生是一乘實教菩薩。有人以為：「又未必每位都是一乘實教菩薩吧？」

如果有些不是，數量也很少。因為「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那些人在佛座下，那些就是大因緣的人物，「大因緣」就是一乘菩薩。雖是一乘菩薩，他們的一乘因緣未熟，對他們就不講一乘。不講即是隱實，現在就施權，講三乘權教給他們聽。

上面是籠統地講三乘，什麼音聲，如何微妙，什麼人樂聞什麼正法，什麼十二部經，怎樣開悟，通通屬於籠統。什麼謂之籠統？即是未有區別分開。

三乘，若分別來講就有三種，三種法就有三種人，又不知每一種人有多少數目。因為未分開，就叫做籠統。要等到何時才分開？這些不分開也都可以，可繼續籠統。我們現在敘述佛所講，我們籠統講就算了，無須再去分別什麼叫做一、什麼叫做二、什麼叫做三，無須再重復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這樣講籠統，又說有三乘；你不如不講有三乘還好，就這樣算了。你又偏偏要講，我就希望你把這三種列出來，分開來講，不要這樣混亂。」

你想分開來講，我就分開講給你聽：

「若人遭苦，厭老病死，為說涅槃，盡諸苦際。」

這就是三乘中的聲聞乘。

「若人有福，曾供養佛，志求聖法，為說緣覺。」

這就叫做辟支佛乘，不同上面的聲聞乘。

「若有佛子，修種種行，求無上慧，為說淨道。」

這叫做佛乘。

這三句偈就是三乘。如果要明瞭每一種乘，還會有很多要講。不過，彌勒菩薩所講的文字裡，沒有講很多，每一種乘的文字只講四句，裡面屬於三乘之一。

三乘人又多，法門也廣，怎會沒有話題講？佛當時為大眾說法，聽眾一一都不同，何以這裡講「若人遭苦」，單單只講人？是否天不算在內，其他的又不算在內？

不是。這個「人」字是一個代替名詞；應該說若「有」遭苦，天也好，人

也好，阿修羅也好，鬼神也好，有受苦者，「厭老病死」。「苦」，本來就有很多種，不只是「老病死」。不過，「老病死」是一種粗苦，人們容易感覺到「老病死」是苦；因為感覺到是苦就會厭離。

經文說「若人遭苦」，難道是遭到老、病、死才會厭，不遭到就不厭？這個「遭」字就不大妥當。用什麼字才妥當？

「遭」就是遭遇，遇著「苦」；但你本人是「老」了，就不叫做遇著；「病」還可以講「遭」；你又未曾「死」，你又何時又遇著「遭」「死」？你若遇著「死」，老實對你講，你就沒有機會聽佛為你講「涅槃」，也不容易聽到「盡諸苦際」。所以這個「遭」字，真是亂糟糟，我都不會講個「遭」字，就找另一個字來頂替。這很應該，但不容易找一個適合相當的字來頂替，此事要認真考究才好。

我們現在粗略地避開那個「遭」字，就用「知」字頂替，改為「若人知苦」。知道什麼苦？知道老、病、死苦，他就會「厭老病死」。還知有其他的苦嗎？都知道。知道就會「厭」，「厭」即是想有心離開。本來此事，按照普通人類來講，什麼眾生都差不多。

（有人說：）此事又不是你想離開就能離開，「老」怎可離開？「病」或者可以講離開，「死」可以離開嗎？你說「厭」即是想離開這些事情；他如果不想離開，他「厭」這些也都沒有用。你又說他想離開，沒有這個道理吧？根本沒有這一種人。

雖是沒有這種人，但他們往昔有「厭老病死」的種子，即是習慣。他們有這習慣的緣故，現在就知道「老病死」不好，也是善根發現。有了善根，佛就會時常護念他們，就對他們說：「對於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憂悲苦惱、各種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等種種諸苦，你們覺得如何？」

（他們回答：）「這些苦令人害怕。」

（佛說：）「你們既然害怕苦，你們有沒有什麼辦法令自己不怕苦？」

（他們說：）「我們沒有辦法。」

（佛說：）「你們沒有辦法，我就有辦法，我無老、無病、無死。」

（他們問佛：）「為何您又無老、無病、無死？」

（佛說：）「我的病根已斷，老根也都已斷，死根也都已斷，生根也都已斷，苦根全都已斷。」

（他們說：）「此事我們都不太相信您所講，您和我們一樣，為何你能斷苦根？」

（佛說：）「我有智慧，我就可以斷。你沒有智，你連知都不知，還講智？」

（他們問佛：）「您的智是怎樣的？」

（佛說：）我講道理給你聽，從淺至深，一一二二講給你聽，我有辦法脫離「老病死」。如果脫離了「老病死」之後又如何？那就涅槃。

什麼叫做涅槃？涅槃即是寂滅，無老、無死就是寂滅。「寂滅」兩個字，有人不是很理解。

（佛說：）「你不理解嗎？我講個比喻給你聽，你就會明白。你有看見油燈嗎？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油燈人人都見，小孩子都看到。」

（佛說：）「你看過油燈熄滅嗎？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看過很多，每天都有燈熄滅。」

（佛說：）「燈熄又叫做燈滅。你見過燈熄滅後，燈自己又會生起來，又發光嗎？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沒有看過，不會有這種事。如果有，說不定是所謂鬼怪作祟。」

（佛說：）如果要有燈，除非有油，除非又有人工，以火點燃，這樣才有燈。離開人工，燈自己不會點著，是這樣嗎？你明白這個道理吧？

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明白，不只是我明白。我說「涅槃」者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人類，生生死死，一切苦惱，繼續起來，就如那盞燈有油，燈芯吸油，用火點燃燈芯就發光，就叫做燈。其實那個「燈」字，不是以火為燈，又不是以油為燈，又不是點火吸油的燈芯為燈，又不是油盞為燈。

那麼，什麼叫做燈？有人以為火燒油叫做燈。但火燒之油會乾，油乾就沒有燈，叫做所謂燈滅。

燈有油的時候，用人力去弄熄燈，亦叫做滅嗎？是一樣的，人弄熄與燈油乾燈自己熄滅，一樣是熄，這就即是滅。燈滅之後，不會自己再生起。

如此類推，一切物每逢滅了之後，不能再生者，就叫做斷滅。斷了之後，不會繼續再生，滅了不復再起，是這個意思。

佛的方法，可以了脫「老病死」，不會再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也不會有生。涅槃即是不生不滅，再也不滅。燈滅一次，不生就不再滅。但你若再點著燈，就有第二次滅，第三次滅都有，無量次滅也有，你不點燃燈就拉倒。佛為大家講的寂滅法，叫做涅槃。小乘教是這樣講，即是斷滅。

所以《金剛經》裡就有這句話，大乘人轟轟烈烈來講，一切法空，連佛都無。你如果是糊糊塗塗、混混沌沌地說：「佛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這些言論，老實講就是謗佛，菩薩不應該這樣講。菩薩發菩提心，如果是這樣講，就是「諸法斷滅」。「諸法斷滅」就好比小乘人那樣，那就不是大乘，這就是叫做落後，又叫做退化，不可以這樣講。我們說佛具足相得菩提，即是成佛，這都不可以嗎？當然不可以。

那又應該怎樣講？應該說實在無菩提，也都無具足相，具足相即是三十二相。有什麼具足相？有什麼菩提？你別這麼愚癡！你說有具足相，就是斷滅。為什麼呢？你說具足相是佛，但佛會死，佛死去就斷滅。有佛才會死，無佛死什麼？是虛空死嗎？

所以我說：你講有佛者，即是斷滅。一切法屬於有者，都是斷滅。你的生老病死是有，就要講斷滅，這是佛教裡的小乘。大乘人絕對不會承認這些，大乘人不應該講這樣的言論。

佛為何又講？佛又不同，佛為眾生根劣故，將就他們，這叫做「隨宜說法」。

菩薩又不可以講嗎？菩薩當然不可以講，菩薩是自修，佛是已證，怎會相同？菩薩不可以講，講出來就是邪見，就是顛倒。

佛為那些聲聞人「說涅槃」，令他們「盡諸苦際」。「涅槃」是果，你要修道，不修道就不會得涅槃。「盡諸苦際」者，當然是涅槃才能「盡諸苦際」，未證涅槃就不會「盡」，仍然是六道生死。

在《法華經》裡所講又有不同。小乘人說涅槃就是沒有生死，就猶如燈滅。其實不會這樣，你別以為安樂，依然是生死。真是好比燈一樣，你熄了燈，又可以再點燃燈；你喜歡點燃就點燃，不喜歡點燃就不點燃，都還可以講得通；但是，阿羅漢證得涅槃，想不點燃都不可以，想無生死都不可以。這就好像很靠不住。

這是《法華經》的言論。就是講明白給你聽，這些絕對靠不住，靠不住就只有放棄，而且應當放棄，《法華經》說要放棄三乘涅槃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「我雖說涅槃，是亦非真滅」，這是釋迦佛在〈方便品〉說的。

總有的涅槃為真滅的吧？有的。「菩薩行道已，來世得作佛」，就是真涅槃。不過，外道有外道的涅槃，他們生天長久，以為不再死，以為是涅槃。等於現在所講的生天國樂園，永遠接近上帝，不生不滅，即是涅槃，他們有他們的涅槃。其實此事哪裡靠得住？這等於那個什麼桃源很美麗，實在是哪有此事？

「若人有福，曾供養佛，志求勝法，為說緣覺。」

緣覺即是辟支佛，譯作緣覺。如果不譯，就叫做辟支佛，是三乘之一，仍然是屬於小乘。

聲聞乘、緣覺乘，對大乘來講，就謂之小乘。小乘看大乘，自己為小乘，對方為大乘；大乘看小乘，對方就為小乘，自己就為大乘，大家是互相看待。如果沒有互相看待，就沒有所謂小乘，也沒有所謂大乘。大家相對待而安立這樣的名詞。不過佛說法，一定有這三乘。

講「有福」者，此人之福比前面所講「遭苦」之人大得多。遭苦之人也都有福，他如果沒有福，怎會見到佛為他「說涅槃，盡諸苦際」？不過，他的福，比之學辟支佛之人之福，相差很遠。

辟支佛的福，從何處得這麼大福？下文說他「曾供養佛」。供養了多少佛？經文沒有講，但是，供養佛多，福就大。聲聞人也有供養佛，但間斷疏落。

有福的人「志求勝法」，這個「志」，有現在「志」，有從前「志」。如果說從前「志」，又會忘記。現在沒有這種事，雖然沒有這種事，佛一講起，他就知道。這是他的機，佛就「為說緣覺」，為這種人講緣覺乘。

「緣覺」者，「緣」是十二因緣，「覺」者就覺其十二因緣生死苦惱，覺其十二因緣可以滅盡，知道這些可以滅盡，滅盡之後，就更無十二因緣繼續，這就叫做涅槃。未入涅槃之時，就有一個這樣的名，叫做緣覺，即是辟支佛，這個「佛」字即是「覺」，但這個「佛」字與十方諸佛的「佛」字有不同講法，這個「覺」字與佛之「覺者」，也有不同講法，緣覺的「覺」有緣覺的「覺」，佛的「覺」有佛的「覺」，我們人也有「覺」，我們人的「覺」是我們人的「覺」，與緣覺的「覺」及佛之「覺」大大不同。

如果講到我們人的覺，睡覺睡到飽，醒來就叫做「覺」。本來這個睡覺的「覺」字，按照中國的正音，就不讀「角」（粵音），而是讀「教」（粵音）。北方人說「睡覺」，我們廣東南方人說「睡教」，大家要用心去學習正確的讀音。

正確來講「覺」字，佛者，覺也！那是講佛具一切智，名為「覺」。現在「緣覺」，是「覺」其十二因緣，消滅十二因緣的束縛，這就謂「覺」，並沒有其他的道理。

講到涅槃，涅槃者，是死，死謂之涅槃；現在未死，未死證得涅槃，與死一樣，也即是不再生，也是不再死，這謂之有餘涅槃；證到有餘涅槃，名為辟支佛。釋迦佛座下也有這類人。

現在講東方無量世界諸佛座下的人，彌勒菩薩現在藉著佛的光明看見那些世界的境像，彌勒菩薩講這麼多，似乎都沒有什麼關係；佛為大眾講涅槃、講十二因緣，不是現在講，不知早在多少十年、多少百年、多少千年、多少萬年、多少萬劫前已經講了，彌勒菩薩又拖到目前來講做什麼？因為彌勒菩薩是目前看見。

過去這麼長時間，難道他不應該看見？如果講我們的眼力，就是不應該看見。我們現在藉著佛的神通力令我們看見。

上面所講的，是聲聞乘、緣覺乘兩種法，教聲聞人、教緣覺人，令他們得聲聞涅槃、緣覺涅槃。現在講大乘令他得佛道。下面講三乘中之大乘，即是講佛為菩薩說法。

「若有佛子，修種種行，求無上慧，為說淨道。」

這一偈頌是總頌大乘，不是一一二二說大乘。上面兩個偈頌也是總頌兩種小乘，即是概括來講，不過，所說的話可多可少，講多些亦可以，再講少些也可以。這裡講四句就算了。這四句話在此處講下去，在下面彌勒菩薩所講的菩薩道有種種，就是這句話引發出來。

這裡說的「佛子」即是菩薩。聲聞、緣覺人也是「佛子」；但是平常又很少稱他們為「佛子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的事業，他們未能負責，未能努力去做，雖名有其子，佛未有看到他們有什麼了不得的重要；即如這個世間上的人一樣，某人有多個兒子，他的兒子裡面，有的肯做事，又孝順，做人認真，很有

人格；有的很懶；有的簡直不顧人格。你是否看得起他？做父親的都看不起他，其他的人就不須講了。

佛教三乘人也是類似，你能負起大責任，去做應該做的事，志願又高，志在成佛，這就處處都稱「佛子」，稱菩薩又即是「佛子」，求佛道之人，才算是菩薩，才稱得起「佛子」之名的菩薩。別人若是這樣稱呼他，他自己也擔當得起，這個就是「佛子」。如果一點都做不到，別人叫你做「佛子」，你也不好意思，你又如何擔當得起？這就空有其名。

所以這裡講，彌勒菩薩見到佛放光，照於東方無量世界，無量諸佛在道場為三乘人說法，佛有一部分為菩薩說法，因為菩薩是「修種種行」，正所謂「以種種相貌行菩薩道」。

現在這裡講「種種」，似乎我們一句都不知道，因為彌勒菩薩未曾講具體內容，只是籠統地說「種種」，我們對於這種籠統的話，又能否揣測到一句？我們不知道，當然是揣測不到。你如果是知道，即使揣測不多，也能知道少許。這裡是講知道，你如果要知道，就要看下文講的菩薩所作。

下面講的菩薩所作，不是指佛「為」他們「說淨道」，為他們「說淨道」又是另一件事，他們「修種種行」，就是他們的事情。現在是清楚告訴大家，是「佛子」「修種種行」。既然是「修種種行」，這是屬於菩薩方面的事情，不是講佛修種種行。

下面講這麼多菩薩的行業，各各參差不同，即是講多。講「多」者，亦未必講盡菩薩「種種行」，不過，有人說「我要知道一些，不要講得太籠統」。既然有人想知道一些，在下面聽彌勒菩薩講，在文字上也能讀到。

「佛子修種種行」之目的，志在「求無上慧」。無上的智慧，即是佛的智慧，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修行為因，無上菩提為果。

這個因果是怎樣講？因果就不是一件一件砌成的。如果是一件一件砌成，就不會說最後「自然成佛道」，而說漸漸堆積成佛道。

因果其實不是一件一件砌成，是要菩薩道圓滿，自自然然就會忽然間成佛，又哪裡有砌成。

（有人問：）以菩薩來講，應該是砌成的吧？

這是菩薩的功行，有什麼砌成可言？菩薩儘管行他們的菩薩道，所以講是流動性，講什麼砌？你以為堆積成的嗎？這不是做工，今日做一點，就有一點的成效。就如做衣服，由一幅做起，今日又做了多少工夫，可以看見，再慢慢砌成，成功了就完工，這就叫做果。

佛道是不是這樣？一定不是這樣，尤其是一個人積功，不是做工叫做積功。你積下了很多，到後來一下子就有一個好處，你就說是砌成，一日積下多少，都無數可計。

講到求佛道的因果，就不是如是因、如是果。如果是「如是因、如是果」就很不妥當，就是這樣作，就是這樣果。其實不會有這種事。講「如是因、如是果」，很不妥當。「如是因」你做了，將來就會得什麼果。這樣講，「因」

「果」就不同。而「因」「果」相同是說，果又是因，因亦即是果，即是相同。

這裡講的是感果，有因就可以感其果。所以講求佛無上的智慧，他們的志願是如此，究竟來講，他們的知識、他們的辦法，簡直是完全靠佛。佛要教他們，教他們又不是一時就教完，要慢慢來，一日講一些，一日講一些，他們也不是一世學到成佛，這樣就一世又一世，不知多少世；講劫數，也不知多少個阿僧祇劫。本來這些就不應計較，「求無上慧」是要長遠，佛隨緣為他們講，他們隨緣聽、隨緣去做，看當時他們能接受多少，就為他們講，這就叫做「為說淨道」。

這個「淨」字又怎樣解釋？這個「淨」就是清淨。佛道是清淨的嗎？若佛道都不清淨，還有什麼是清淨？菩薩所行的一切事業也叫做「道」，這就當然是清淨。

清淨是相對於不清淨來講，什麼叫做不清淨？眾生在六道拖泥帶水，這就不清淨，小乘拖泥帶水也不清淨；唯有屬於大乘的，才叫做清淨，人雖未清淨，所講的佛法就屬於清淨。

清淨的形狀是怎樣的？其實清淨沒有所謂什麼形狀，菩薩的行門又有什麼形狀？菩薩所得的什麼好處、什麼福慧，又有什麼形狀？講清淨不是講形狀。清淨是對待名稱，對待不清淨來講。

佛智慧是果上的清淨，菩薩所聽的、所作的、所得的，乃是因中的清淨，這屬於大乘一方面，一一都淨，故有一句「為說淨道」。

如果他是聲聞根機，就為他說聲聞道；他是緣覺根機，就為他說緣覺道。而這裡有一句籠統話「說淨道」。

什麼叫做籠統話「說淨道」？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為主，佛就要為他們講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一塵不染，這就是「淨」。這裡只講「淨」，連佛都不講。

現在正是講佛，為何又說「連佛都不講」？講「佛」者，令他經過此事，知道連佛都無，這才算是清淨。不但是無佛，也無菩薩，這才算是清淨。無身、口、意，無聲聞、緣覺，也無六道眾生，這才算清淨。

「為說淨道」者，就是般若波羅蜜所講叫做淨道。這個「淨」字者，就是屬於理智；「理」者一切法空；「智」者，要你明瞭一切法空，又能消除一切障礙，實無障礙可障礙，你就會消除，這樣籠統講就叫做「淨道」。

菩薩要做事，而菩薩做事一一皆淨，不能離開般若波羅蜜去講淨。你不要以為自己離開六道境界，又離開小乘境界，這就算淨；你若執著有佛，你就不淨。你若執著有你自己就已是不淨，凡是執著有一個「有」，就叫做不淨。應該講一切法寂滅，才是淨。

佛是不是為他們講這些法？當然是的。如果是佛為他們講這些法，一句話就可以講完。這在佛來講就可以，但在菩薩那方面來聽又恐怕不可以，各菩薩的階級不一定，裡面的佛子並非人人都是凡夫佛子，有些是很有地位的佛子。他們從前有沒有「修種種行」？當然有。

他們「修種種行」經過多長時間？很久都有，經過三、五個阿僧祇劫都有。有沒有初發心的？也有，今日才發心的也都有，各種人都在這裡，只可為他們講大乘。換一個名詞可以這樣講，因為他們「修種種行，求無上慧」，就「為說大乘」。

把「淨道」兩個字叫做大乘，可以嗎？叫什麼都可以，別說是大乘，你換一百個名詞都可以，只要你不違背菩薩道就算了。

然後彌勒菩薩覺得此事講下去，真是掛一漏萬，不如早些預備好。早些預備，自己所說的話就不會有過失。他怎樣講呢？先提及的有很多，太多就不能一一講，只可縮小簡略來講一講。彌勒菩薩講話就很穩妥，不會長篇大論亂講又沒有結文。他不會這樣，他首先是穩穩妥妥地說：

「文殊師利，我住於此，見聞若斯，

及千億事，如是眾多，今當略說。」

頌文在這裡轉向叫文殊菩薩一聲，因為彌勒菩薩要問文殊菩薩。前面彌勒菩薩一開口就問「文殊師利，導師何故」？彌勒菩薩就是因為問過，現在再提一提，「我」彌勒「住於此」，大眾都「住於此」，所見就甚遠，「見聞若斯」，看見六道眾生，又看見佛，看見菩薩，看見聲聞、緣覺，一切無情萬有都看見。

「聞」，在這裡講，是聞佛居多。大眾難道不聞聲聞、緣覺，又不聞畜生、餓鬼？都聽聞，所有音聲都聽聞。不過，雖聞這些，又不必理，我們最重要的是要聽聞佛為大菩薩說法，又聽聞佛為小乘人說法。

「見聞」多到「若斯」。這裡又未曾說多為「若斯」，但這樣已算是多了，「及千億事」，講千萬億這麼多種，我就不能講這麼多。其實又何只千億？這句也是籠統話。「如是眾多」，即是如是千億事，我是不能每樣都對你講，只可「略說」，「今當略說」一些。

「那你想講多少？」

彌勒菩薩說：我想講多少我就隨意，我講多少就算多少，我又不一定要預備講多少，只可略講。「略」者，是相對「廣」而言，無廣，無眾多；這就看見何謂之略，何謂之廣。

文殊菩薩說：「你講吧。」

彌勒菩薩說：「我講。」

在這對答裡，文殊菩薩亦應該有一句：「許你講，許聽。」是的，你講吧，我聽著。於是，彌勒菩薩就講：

「我見彼土，恒沙菩薩，種種因緣，而求佛道。」

這些又是籠統話，又即是「修種種行」。

「我見彼土」，「土」即是世界。這個「土」字，從前的人很歡喜讀成「度」（粵音），「彼度」。為何讀「度」？古人說：「土」者，可能是泥土，或者是小國土。其實是人間的國土都叫做國度，因是大故，何況世界就不叫做國度？可能有這個意思。但是現在沒有人讀作「度」，讀「土」音就可以了。「我見彼土」，即是彼國，國即是各方面的佛世界。

「恒沙菩薩」這句又是略說，就是一位佛座下都有恆河沙菩薩。這個恒河沙是我們這裡一條河的名稱。

「種種因緣」，是說每一位菩薩的因緣各有差別，因何事求佛道？因「種種因緣，而求佛道」。「因緣」這兩個字，又是代替前面說的「種種行」，就是「種種行」「而求佛道」。我們不可以說這「種種因緣」即是十二部經裡「因緣」那一部。

他們「求佛道」，在下面所講，就是分別來講，前面為總，下為別。「今當略說」，就是略說其別。本來這句「我見彼土，恒沙菩薩，種種因緣，而求佛道」之偈頌可以不講，是講多了，可以直接講「如是眾多，今當略說」。

「或有行施，金銀珊瑚，真珠摩尼，磲磔瑪瑙，

金剛諸珍，奴婢車乘，寶飾輦輿，歡喜布施，

迴向佛道，願得是乘，三界第一，諸佛所歎。」

這幾句是屬於布施，還有布施未講完。彌勒菩薩說：我看見有些行布施行。行布施是菩薩的本業，要講布施。聲聞人、緣覺人不講布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聲聞人、緣覺人志在自己得道，不志在結眾生的緣，又不志在求福大。菩薩就與他們不同，布施的事業，菩薩要盡力量去做。例如，你有什麼財物應該送給他人，別人又肯接受你的財物，你就送給他；無論別人或求你施捨，或不求你施捨，你都要給他；他若不要，就了事；你給他，他接受了，便成就了你的布施。但又不可以說：「我布施給你。」因為不見實有物件去布施。

怎麼會有這個道理？當然有這個道理！一切法皆空，難道你本人就是「有」？那個接受你的財物就叫做「有」？那些財物就叫做「有」？你如果是見到三有——自有、他有、物有，就謂之顛倒，謂之愚癡，沒有智慧，謂之糊塗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如果這樣又無須去布施了。」

你如果不去布施，你就認為那件財物是實有。因為你認定有你不布施。你認定是無才去布施，實在是無。這名叫三輪體空，即是三方面當體即是空，

其體是空故，不須去消滅，叫做空，實在無物、無人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菩薩自己又是人，怎會無人？」

無人，是指菩薩不執著自己是能布施的人，才算是菩薩的布施。

有人認為：不須這些囉唆道理，這些道理不要都可以，我們隨便有財物，有人要，我就送給他。如果是求福也好，不求福也好，我歡喜送給他，他歡喜接受，這就算了卻此事，何必又要講三輪體空做什麼？

你這樣的布施，是凡夫普通求福之人的布施，或者外道的布施，就不是菩薩的布施。菩薩要有理智，你無理無智就做不到。「理」者，是三輪體空；「智」者，自己就要知道，就要起這樣的智，這是有理智，其名叫般若波羅蜜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講什麼理智，現在又不是修般若波羅蜜。」

我們要知道，於一切處、一切事、一切事業，都不應該離開般若波羅蜜，如果離開般若，就失了菩薩道，失了菩薩資格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怎麼失？有誰搶走我的菩薩道？」

沒有人搶你的菩薩道，但是你自己自自然然就會失去菩薩道。

（有人又問：）「我按照這樣做就有福，怎樣又會失去？」

你得到什麼福？你以為布施就有福？你布施是有福，但不是菩薩福。你別太多雜染。佛為你「說淨道」者，何謂之「淨道」？佛說了很多法，都是為般若波羅蜜。菩薩一切行，離不開「淨道」，離開般若就是不淨道，就是這麼奇妙。

這是權教，講起來也不暢順。講起這些，我們中國人講佛教、講大乘，主要講六波羅蜜，講布施，就是菩薩道，叫做大乘。他們的布施有沒有這個意思？有沒有理智？我相信他們不會有，按照我這樣所講就沒有，但何以他們自己一定要認為是大乘？他們自認的大乘就不能安立。所以，我就說：中國沒有大乘，不但是沒有大乘，小乘也沒有；不但是沒有大乘行，大乘的言論都沒有。既然你沒有大乘言論，還講什麼行業？講什麼有其人？完全沒有關係。

不過，現在講《法華經》，又不是尊重這些。為何又不尊重這些？因為這些屬於權教大乘，我們的尊重，是尊重實教大乘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現在又未曾有什麼叫做實教大乘，你又如何尊重？」

佛這樣講，他講一句，我們就尊重一句。這些屬於權，不需要尊重他的行業，不需要尊重他的佛道，我們是尊重一乘菩薩行業，尊重一乘佛的道果，這才是有意思。

但你不要這樣說：「現在我聽到你這樣講，布施要三輪體空，所作的通通都要空，這樣才算是大乘。現在我又知道一些了，我就老老實實依教奉行吧！」

若是這樣又搞錯了。這句話是在序文所講，序文是正文、正宗裡的先聲，現在未講到正宗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未講到就無須拖到這裡來講。」

如果不拖到這裡來講，就很麻煩，講完〈序品〉，若一句《法華經》都沒

有，就會很冤枉。所以，要拖到這裡來講，處處都可以配合《法華經》來講，你講權，就要有實，要拖一部分來講，這就叫做《法華經》，這就權實兩門都要講，我們知道是權，就要開除。

講到開除，就叫做不尊重，這樣講就可以了。講布施什麼，偈頌裡已經講得很明白，我們就無須去咀嚼。

偈頌裡講「歡喜布施，迴向佛道」，這不是說布施完才「迴向佛道」，而是一路這樣做，就一路志在「佛道」。「佛道」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菩薩不能忘卻菩提心，菩薩的菩提心是念念不忘，如果忘掉就無行。

按照這樣講，就出現兩個問題：第一，修菩薩行，不能離開般若波羅蜜；第二，不能離開佛道。這兩個問題是不可思議的。

（有人說：）這兩件事是有衝突、矛盾，是相違的。為什麼呢？菩薩行是真諦，一切皆空。你又說「迴向佛道」，「佛道」是有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有佛道，有國土，有眾生可度，這豈有不是「有」與「無」的衝突？

這裡是講俗諦，你如果是知道俗諦，就沒有衝突。佛道也即是無佛道，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只是名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並未有什麼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亦不會有一個人去行菩薩道，亦不會有一個人行菩薩道圓滿去成佛，不會有這件事，這就是般若波羅蜜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那就應該拋棄佛道。」

如果是拋棄佛道，就無菩薩可言，這個就不是菩薩。菩薩是「因」中人。若無菩薩可言，又應該怎樣？講菩薩，「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」，又要行種種菩薩道，才謂之菩薩。兩樣都要講，你好好地去做，權教的道理是這樣講。

實教是不是也這樣講？當然不是。偈頌說：「願得是乘，三界第一。」這是念念中的一個期望，菩薩的心願是得此佛道，達到這個究竟階段，得到佛道就三界獨尊，「三界第一」。

「三界」雖然也有各種天人，有福有慧，都不是第一。講到佛道是三界中第一，這是俗諦；講真諦就沒有所謂是否第一。

如果是在俗諦那裡得成佛，就「諸佛所歎」，即是佛讚佛。菩薩成佛真是太好了，難得無量劫積因，今日得其果，這就值得讚歎，功德圓滿，成權教佛。

本來就不會有這件事。因為菩薩修權教行，達到相當程度之時，佛就為他們開除權教，怎會許可留到他們成權教佛？

（有人說：）不是呀，下文有講「破魔兵眾，而擊法鼓」，即是成佛，你又說沒有此事，我就說有。

可以允許你說有，但這「有」是假的，就等於無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假是另一件事，你說「無權教，很早就把權教開除了」；而事實上也有不開除的。這即是有開除，有不開除。

我們可以這樣講，開除是有的，時節因緣到就開除；時節因緣未到，也無法開除。那些三乘人各各得果，這裡是講大乘人得果，得果就是他的本份。

他若未應該開除，你硬要在菩薩道期間就說開除，這就不須成佛了。既然佛是假的，成佛來做什麼？

道理上是這樣，假的就應該開除，無奈他的根氣未到，又不能這樣。故下面〈譬喻品〉的經文這樣講：「汝等累劫，眾苦所纏，我皆濟拔，令出三界。」你們時常被眾苦所纏，我都濟拔你們，令你們出三界，成佛就出三界。

但你又不要聽錯，以為只有聲聞、緣覺出三界，佛就不會出三界，佛關注俗諦，關注眾生，哪有出三界？這樣你就搞錯了。

「三界」者，是凡夫。「出三界」者，是三乘，三乘人都出三界，佛也出三界，佛在三界中是「三界第一」。佛會入涅槃，佛一入涅槃，與三界眾生又不同。佛雖入涅槃，仍然又是不涅槃，又入生死度眾生，故有這句：「汝等累劫，眾苦所纏。」你們時常都是受苦，我時常都濟拔你們。濟拔你們做什麼？是為了令你們出三界。怎樣出三界？令你們得涅槃就是出三界。佛說的這些就叫做方便，這即是講有佛出三界。

又有一少部分菩薩，但很少很少，就不是這裡所講的所有菩薩「迴向佛道，願得是乘，三界第一，諸佛所歎」。這裡是講普遍。

我就認為這一點都靠不住，講《法華經》是靈活的，你說是否許可他有？講「有」者，是極少。

我就說極多。「汝等累劫，眾苦所纏，我皆濟拔，令」你們「出三界」，為何又說很少？這簡直多到無限，每一位都是。

佛總會講《法華經》，講《法華經》給誰聽？又是那些人聽。他們因緣成熟就聽到，還有什麼成佛出三界？真是混帳，無三界可出，無佛可成。這些是《法華經》的口吻。

下面再講布施：

「或有菩薩，駟馬寶車，欄楯華蓋，軒飾布施。」

這裡講把寶車莊嚴來作布施。四匹馬所駕之車，這種車或是全寶，或是用寶裝飾。「欄楯」也很莊嚴，是寶。「華蓋」這些花是鮮花，不是雕花。「軒飾布施」，「軒」是車頭隆起來的地方，裝飾得很華麗，拿去送人。

他想要，你就給他，這叫做布施。你自己要有很多財物才可以，你沒有財物就做不到。

這裡講的布施是無限量，只限你自己之力，不是限物，也是歡喜，也是「迴向佛道」，也是志在「三界第一」，下面都是這樣講。

「復見菩薩，身肉手足，及妻子施，求無上道。」

這裡是講自身布施，連妻子都要布施。前面講寶物、車乘，是身外物布施。身、肉、手、足，還有其他自身各部分，都可以布施，你要耳朵，就割一個耳朵給你；你要兩個耳朵，就割兩個耳朵給你；你要什麼都給你。

若是這樣，你這個菩薩有多少個身？有多少肉？是否他要一千個身，你就給他一千個身？他要一萬個身，你就給他一萬個身？這即是你把別人的身送給人嗎？

又不是這樣，是菩薩自己的身。

你自己哪有這麼多身？

菩薩有才這樣講，如沒有講什麼？你要多少肉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不要太多肉，我只要十噸八噸。」

可以，你用車來裝，還是用人來擔？多少百噸都有，每一個人要一百噸都有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你一個身有多少肉？」

你別管我，總之你要到夠為止。

（有人又問：）「你有多少手？有多少腳？」

要多少都有。如果是沒有，被你拿去，其他人想要就沒有了。

有人說：「你既然是沒有，只得一個身，只得幾斤肉，只得兩隻手、兩隻腳，你哪有東西給人？」

兩隻手、兩隻腳都可以給。

他的手腳若給了你，又怎樣行走？他就變成無手菩薩；他若把身給人，就叫做無身菩薩；他把肉給人，就叫做無肉菩薩；他只剩一副骨頭。如果有人問他要骨頭，他連骨頭都沒有，怎麼辦？

不是這個意思。你要明瞭，這叫做內施。其實菩薩不以身為身，不以肉為肉，不以手為手，不以足為足，不以頭為頭，不以身體為身體，這就布施了。

講到以妻子施，這個「子」字，不限定是兒子，「妻」就叫做「妻子」，兩個字合起來是一個名詞，叫做「妻子」。有人要你的妻子，你就要給他。這又要詢問妻子才可以，妻子若不情願地說：「為何把我送給人？為何你這麼奇怪？」這就不要做此事。要詢問她，她甘願地說：「你都捨得，我不會不順你的意。」這才可施。

菩薩這樣做，是志在「迴向佛道，願得是乘，三界第一，諸佛所歎，求無上道」，又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又即是迴向，念念都是般若波羅蜜。

「又見菩薩，頭目身體，欣樂施與，求佛智慧。」

此事在各部分裡，有時就講多些，有時又不講太多，即是「今當略說」。

你要頭，就給頭；你要眼，就給眼，你要一擔眼，就給你一擔，你要千萬擔就挖千萬擔給你；你要千萬頭，就割千萬頭給你，在身上割給你。

前面已經有講「身體」，這裡所講也一樣，全身給他。但全身給了他，你似乎就沒有身了。

誰說沒有身？

你給他就為他所利用，你問過他拿去做什麼嗎？

這就懶管他拿去做什麼，他拿去除糞也好，拿去做工也好，那是他的事，你也管不著，你跟他走就是了。

若千萬人向你要怎麼辦？

那就給千萬人，何須客氣！歡歡喜喜地給與，不可以說：「我的頭怎可給你？我的眼又怎可給你？豈有此理！我的身給你，你也沒有什麼好處，你反而害了我。」

其實沒有什麼所謂害，歡喜才有功德，不歡喜就沒有功德，勉勉強強就不好了，誰叫你行菩薩道！

他這個行菩薩道的人，舉起大旗來行菩薩道：「我是菩薩，誰要什麼儘管問我。如果不給你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罵我，可以批評我，種種警戒我都可以。」他舉起大旗來做，不是偷偷地做。

他志在什麼？志在「求佛智慧」。這個名稱處處調換，前面講「佛道」，這裡是講「無上道」，似乎不是佛道，現在又講「佛智慧」。「佛智慧」似乎不是「無上道」、不是「佛道」。

不是這樣，這種調換了的名詞，其實是一樣。在實教裡就叫做「佛知見」。在權教裡算不算是佛知見？也都算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一樣的，佛知見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即是志在求佛知見。

講布施就講到此處為止，正所謂「略說」，其實講布施有很多內容可講，這裡所講的，都是講那些高等物質，高等菩薩行難行，還有下等的都沒有提及。那些飲食、衣服等，別人需要向你要，你就要布施給人，你說有沒有這些事？當然是有。彌勒菩薩略說就算了，你追究他做什麼？你要講，你加多一些來講都可以，那些艱難的都能做到，這些飲食、衣服、房舍、浴池，又算一件什麼事？我們就難捨，菩薩無所謂難捨，你以為割掉頭很痛、很辛苦？不會。好比我們現在剪掉一個紙人的頭、剪斷一條燈心那樣。

你說：「講起來很恐怖，把頭割下來送給人，我就做不到。」把自己來相比就無須講了，真是談虎色變，講起老虎，自己就發抖。

人若未達到那個程度就會害怕，但若達到那個境界，就一點都不難，這是他要做的。

如果講到最高，就是「求佛道」，在目前來講，志在利益眾生，不但是利益今日，而且是無量劫利益眾生，栽培眾生到成佛，在眾生未成佛之前，菩薩說不定會先成佛，那些眾生就是菩薩的眷屬，菩薩與他有緣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這些話靠不住，菩薩有無量那麼多，菩薩都與眾生結緣，究竟哪一菩薩成佛，哪一尊佛牽引眾生去做眷屬？

我們無須為這些擔心，眾生都可以做每位佛的眷屬。

（有人又覺得：）按照這樣講，這些眾生是被菩薩強牽而去。

又不是強牽你去，菩薩與你有緣，大家自然就會走到一起，哪有強牽你去，你以為買了你？菩薩結眾生緣度眾生，有這種做法。

菩薩有四攝法——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。現在所講的布施，屬於四攝法之一，有否攝？也會有，但也未必完全是。你問四攝法究竟能否攝到？也有攝到，也有攝不到；今日攝不到，以後亦可以攝到他，菩薩道是這樣來做工作。

（有人說：）如果是這樣做，在眾生一方面來講，就不怕受菩薩布施，菩薩很多財物給我，我都要。

有人講：「你有多大福？你受菩薩供養你、布施給你，你都不怕損福。只有你供養菩薩才對。」

這也有道理，要我供養菩薩，我有這樣機會，我才供養菩薩；未有這樣的機會，菩薩就要供養我。兩方面都可以，你總之肯與菩薩接近就可以了。你要接受他的財物，你不接受他的財物，那個緣就結不下去。所以，菩薩對於眾生，眾生就是菩薩的福田，菩薩的福就從那裡生長。好比你種植物一樣，你就要有一塊地，你若沒有地，你的植物種在哪裡？種在虛空嗎？菩薩求福，就向眾生那個方面求。你供養佛，也是求福，你不能丟下眾生，單單向佛那裡求福，就是這種道理。這是權教。

實教有沒有？實教當然是有，不過實教的觀念目的不同。實教菩薩有沒有這樣的布施？當然是有，但實教菩薩不以此為事業，不執著實有布施。不執著就不注重去做，但要做也是不難，實教菩薩並不看重此事。為什麼呢？實教菩薩未曾以這一種佛菩提為菩提，當然就未曾視這種因行為因行，實教菩薩看不起這些，這些是糊塗人。

為何你說他們是糊塗人？因為他們本來是一乘菩薩，不應該這樣做。不應該做都去做，豈有不是糊塗？他們都是大糊塗人，還以為自己很了不起。

還有很多未講，即使是略講也講不完，下面就轉一轉話題。

「文殊師利，我見諸王，往詣佛所，問無上道，

便捨樂土，宮殿臣妾，剃除鬚髮，而被法服。」

無量世界裡有佛在世，其中有國王，國王即是人王。這很有趣，本來出家求道的國王就很少。為什麼呢？多數國王都不會捨棄一個國家的人王之福，你以為他很容易捨棄而出家嗎？現在竟然看見有，而且有不少。「我見諸王」，表示多，各方世界就有很多國王。

「往詣佛所」，這些國王看見諸佛在某處，就到那裡去，叫做「往詣」。去到那裡有何事？他們要問佛，「問無上道」，即是問佛道如何如何，佛就會為他

們講解。

為何這麼奇怪，國王一到就問佛道，很多事情都不問？

其實一樣的，他們問佛道也好，問什麼都好，佛就會為他們講解。佛一為他們講，他們馬上明白佛道的確是好，難怪佛稱為三界中之世尊。

究竟這個佛道如何得來？是要修菩薩行，然後才得到，有因才有果。佛的因果我都知道了，這佛道我喜歡！。

你喜歡就要實行，你不可以又想做國王在王宮裡享受那些不清淨之福，又想成佛道，這樣不會成功。

於是，諸國王就捨棄了國土（又叫做樂土）。「樂土」是他們自己認為「樂」，都不要了，有佛道的代價，就捨棄這些。

「宮殿臣妾」雖然是寶貴，都要捨棄，就依照小乘人的形式，跟隨佛出家。小乘人是什麼形式？小乘人的形式要剃頭、剃鬚，另外穿一種服式，叫做「法服」，合法之服。你想求佛道，就要這樣。

諸國王學小乘做什麼？那麼多菩薩，沒有「剃除鬚髮」，不一定「被法服」，或者也有「被法服」而不「剃除鬚髮」。何以諸國王又不學菩薩？一定要學小乘？因為諸國王歡喜這樣。

為什麼諸國王歡喜這樣？這即是表示諸國王這樣做，也要人知道：「我現在拋開國家，我離開政治，什麼事情都不關我事，平民都不關我事，我也不是平民。你猜想我是什麼？我就是一個比丘，我去乞食。」

諸國王做比丘，為何又不像比丘那樣求聲聞道、求辟支佛道？諸國王覺得聲聞、辟支佛道不很滿願，他們聽到佛道如是的好處，於是就求佛道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既然求佛道，不要去做比丘！」

做比丘亦無礙，你以為「剃除鬚髮、被法服」一定是小乘人才可以嗎？大乘人就不可以嗎？這樣你又搞錯了，諸國王歡喜這樣！

這些是表面上的灑脫，諸國王有所表示：「以後你們就不要叫我做國王。你們要知道我發菩提心，這就是我求道的表示。」

為何這麼多內容不講，單單講這種人做什麼？這種人都值得人們注意，他們的態度不同，所以彌勒菩薩就要提出來講一講，是有其意思。

菩薩行六度，諸國王是行什麼度？我相信全部六度都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諸國王似乎沒有布施，王宮都捨棄了，還有什麼拿來布施？」

王宮都捨棄就是布施。國王說：「我不須再布施，我也是精進，我當然是忍辱，我當然是持戒，我當然是學禪定，我當然是學般若波羅蜜，六度都在其中，不是單單只有一度，求佛道是三界第一。」

彌勒菩薩又見到有一種，已經是菩薩，又扮作比丘模樣：

「或見菩薩，而作比丘，獨處閒靜，樂誦經典。」

這些是在家菩薩改作出家菩薩。這個在家菩薩是什麼樣子，是什麼環境，就不講了，總之看見他出家，扮作比丘。扮作比丘是小乘人的形狀，志在乞食。

這些菩薩志在乞食，何以又「獨處閒靜，樂誦經典」？他們「閒靜」做比丘，在人煙不稠密的地方，這就閒靜。有的人在最初時就可得閒靜，但這些菩薩在最初時是不得閒靜，所以一定要扮做比丘，住閒靜處，這才妥當，這是各有各的需要。

他們在這裡做什麼？是在誦經。誦什麼經？當然是誦大乘經，不是誦小乘經。

有人以為：他們做比丘就要誦小乘經。

誰講的？他們是菩薩，他們不是退志做比丘，他們不是退菩提心去學小乘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不學小乘，你就不要扮成小乘的模樣。」

這個模樣，大乘人也可以，小乘人也可以，為何你又不讓他們扮成這個模樣？這就講不通。他們志在靜處讀經，因為很嘈雜，他們讀經總不覺得有什麼興趣，總不明白經中的真理，非常之不安樂，所以他們要「獨處閒靜」來讀經，一定要這樣才妥當。

現在也有這種言論，所謂居士出家。其實菩薩就不是居士。現在的人說：「我是居士，我在家信佛，我是在家求戒，我是在家食齋，我在家拜佛，我是居士。」其實，這談不上是居士。

其中有沒有居士？有，但未必個個都是。過一段時間，他又會說：「我都要現比丘相。」他就要現比丘相。他這句話，是套用〈普門品〉，或者是〈妙音菩薩品〉，而現比丘相。誰現比丘相？是居士現比丘相。現比丘相的居士，是不是化現的？不是，居士是實際的。

有人問他：「你現比丘相，是現一陣子，還是現很久？」他說：「我想做和尚做到去世。」

有人又問他：「你算是現得很久了。你可不可以現比丘尼相？」

他說：「我又不是女人，現什麼比丘尼相。」

有人又問他：「你可以現牛、馬、豬、狗嗎？」

這又不能。既然各樣都不能，何以又能夠現比丘相？這是多麼奇怪！

有人以為，要現比丘相就很容易，換了衣服，刮乾淨頭髮就可以了。

若是這樣就很離譜、很糊塗，這不是「現」，這是改扮裝束。「現」者，是菩薩以神通力現一切身，說不定現什麼身。所以，我問他能現比丘尼身嗎？他說不能；可以現牛馬身嗎？也說不能。這都不能，何以又能現比丘身？他說現比丘身好容易，刮乾淨頭，穿一件斜領袍就可以了。這樣誰都能做到，怎麼你這樣糊塗？可知道「現比丘相」這句話就不是這樣講。

你說：「我在家都很不方便，俗務太過牽纏，我都要出家才行。」這都可以

講得過去。你說要做比丘，你有乞食嗎？又是沒有。這都是沒有相關的事情。

東方無量世界裡的在家菩薩，轉作出家菩薩，不是退心為小乘。我們要知道這樣做是可以的。

其中有沒有退心做小乘比丘？這也會有。有人認為：既然也會有，那就不是叫做菩薩。他們早期雖然是菩薩，現在做比丘，這是退了。

他若是確實退，你就講得沒錯；他如果不是退，那就是你搞錯。不可以這樣講，你不能以貌取人，你看見他的樣子是如此，看見他的衣服，剃頭與不剃頭，是這個模樣，不可以這樣講。因此，要分別講種種菩薩行。

這裡是其中的一種行。這一種行是屬於六度中的哪一度？此事又可以講是六度皆齊備，凡是菩薩一定六度皆齊備。

經文雖然沒有講六度皆齊備，我就要講六度皆齊備才算是菩薩，不可以說剃頭去做比丘就叫做菩薩。這真是笑話！這些簡直是中國人的見解，不須行度。他們還有一種糊塗，我們中國人以為，他剃了頭就叫僧寶，真是很可笑，今天早上剃了頭就是真僧寶，不須講資格，以為他剃了頭就是資格。

如果剃了頭就是資格，那些痢痢頭就是資格。資格不是這樣得來！有些人如此古怪，簡直亂來。

講「種種行，今當略說」，還有什麼講？下面還要講：

「又見菩薩，勇猛精進，入於深山，思惟佛道。」

這是講六波羅蜜之中的精進波羅蜜。他們「勇猛精進」就是精進，又不限定「入深山」才叫做精進，菩薩不入深山，隨便在什麼地方都要精進。

現在說入深山，他們入深山只是一部分的菩薩，即是離開人間的俗氣，去「思惟佛道」。

佛道如何思惟？這有很多道理在內，也要讀經，又要有禪定，要有深的智慧，避免俗務纏擾，就要入深山，不是為其他，只為佛道。他們本來以禪定為本位，修行禪定最好是在深山，沒有什麼干擾。

「又見離欲，常處空閒，深修禪定，得五神通。」

彌勒菩薩有許多話要講，但是也講不了那麼多，只可略舉六度很少地敘述一下，講述自己所見。他講述自己所見有什麼意思？他所講的人人都見。雖是人人見，不過，彌勒菩薩是說看見這些覺得很離奇。這離奇的意思，是屬於佛一方面有作用，不過這種作用，我們絕對不會知道一丁點。但是，文殊菩薩是一個大智慧之人、大有閱歷之人，見過很多佛，當然知道此事。故彌勒菩薩對文殊菩薩說：「我就要把此事來問你，佛為何事現出如是的怪相？我是為此

事。不過，現在講這個怪相，這怪相如此如彼種種的被我見，因為地方有那麼遠，無量世界，我都看見，你說怪不怪？人人都見，這也是怪，必有大大的緣故。所以我很注意此事，我要來追問你。」

經文裡所講的不多，以我們來講也不算少，偈頌裡都講了這麼多。但是我們要明瞭，彌勒菩薩講這麼多，就不是請問。如果是作為問，這個彌勒不知道有多傻，你每樣去問人做什麼？你已經看見就了事，無須每樣提出來問人！

當然，彌勒菩薩不會這樣傻。他不過是說：「我見到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究竟是何故？只是問一句而已。」

但是我們中國人講起來，就很不高興，很不喜歡地說：「彌勒菩薩每句都是問，又問布施，又問出家，又問入山，又問勇猛精進，又問離欲等等，是這樣問。」這是科判，天臺宗那些人的科判就是這樣，又問這，又問那，問了千萬種。這樣硬是把彌勒菩薩當作是傻瓜。彌勒菩薩不傻都要傻，他不想傻都不可以，別人要他傻，而且不止一個人要他傻，人人都要他傻。我們中國多少佛教徒，有多少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一千多年來，時時刻刻都有人講《法華經》，但時時刻刻講《法華經》的人一定要按照這樣來講，這等如人人都要彌勒菩薩傻。

不過，他們又絕無要彌勒菩薩傻之意，也未曾承認彌勒菩薩是傻，只是見到彌勒這樣問，就這樣講。古代人的注解有這麼多，科判又有這麼多，此事不會冤枉他們。所以人講話，都依自己的見解來講，這就會解錯。彌勒菩薩講的話有很多，不是把所講的話一一去問。這個意思他們都不懂，就當作是問，他們不知這是多麼冤枉呀！

講到「離欲」，就是離五欲，眼不欲見色，耳不欲聞聲，鼻不願嗅香，舌不願嘗味，身不願覺觸。這謂之五欲要離開。怎樣離？要離也不容易，你的眼總要見事物，總要分別，總有貪、瞋、癡具足。耳又是一樣。這個「欲」字，是偏重於「貪」字那方面，這就很麻煩。

你又如何覺得這麻煩？不應該呀！實在無眼，還說去見色。見色已經是一個大大不妥當，他還去好樂見，去找色來見。

音聲，本來無音聲，也都無耳。硬說有音聲、有耳，還愛好，愛好已是不妥當，還瞋恨。豈有此理！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是瞋恨別人。」

既然是你自己的事，你有辦法嗎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真是沒有辦法，已習慣了，眼睛是要見色，耳朵是要聽好的聲音，舌要嘗好的食物，鼻又要聞好的氣味，身又要觸好的東西。這些事情到死都沒有辦法，任由他算了！」

若是任由他，就會牽你入阿鼻地獄。〈方便品〉說：「以諸欲因緣，墜墮三惡道」，會墜落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應該怎樣做？」

本來佛教有很多方法，以我所見，適合我的境界來講，我最好是離開這些

人，離開朋友親戚，離開家屬，一一都與他們告別，不再有交易，就當作死去算了。這不是死，而是活別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你又去哪裡？去投井嗎？」

不是去投井，我去「空閒」的地方，讓我休息一下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總要停止一下，不要整天貪五欲。我覺得貪五欲沒有一點好處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就去吧。」

我當然去常住在那裡，我不回來見你們這些人。「常處」就是常住在那些空閒的地方，「空閒」即沒有人煙。在那裡做什麼？我要修禪定，修禪定就要「深修禪定」。怎樣「修深禪定」？要勤修才可成就，不要間斷。

你有沒有方法？方法是有，不過方法不太相應。我現在去偏僻的地方，有機會讓我去努力，就有相應之處。

「深修禪定」的「禪定」，即是攝持心在初，慢慢就會心安定，入定就會引發很多古古怪怪的好處，也會引發古怪的不好處，你真的要明瞭。

菩薩要知道，「禪定」是一種工夫，不是什麼了不得，而是由修習力所引發。這個「禪定」就是思惟為「禪」，又叫做靜慮，靜慮就調「禪」。靜慮深，就成「定」，這個「定」是心無散亂，就會引發「五神通」，得五種神通——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這些是自然發出來，不是我要的。我又不是有心去修什麼希望得到神通，不是志在神通。現在不期然而然，引發神通。

這神通大不大？這裡沒有講，如果講大，或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色境，或聞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聲境，什麼都知道，這就是神通。講宿命通，是知道自己一世、二世、千世、萬世，從前做人、做鬼、做神的過渡，通通都知道；又知道別人的往昔某一世是豬、是牛，某一世是天、是修羅，也能看到。如果是再大的神通，就講無量世界眾生、無量世界等等都能了知。

大神通與小神通差得很遠，有些是非常小的神通，能知道你心想什麼，這是他心通，兩個人若站在一起，他就沒有辦法，他只可知道其中一個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沒有這種力量。

如果能知道兩個人，就可以知道三個人，也可以知四個人，千萬人都知道，這是稍大的他心通。

所以，五通有大、有小，但未講得六通，菩薩亦可以有六通。六通裡有一個漏盡通，此漏盡通，菩薩也會有，阿羅漢也會有。現在說這類菩薩未得漏盡通，這裡也可以說是有漏。總之是有，哪管他有漏與無漏，他們因修禪定故得神通。

自己又覺得如何？覺得這個禪定力是這樣，有禪定就有神通。不過，有一種眾生沒有禪定也會有神通，這叫做報通！又有不是報通，也不是禪定。那又是什麼通？有些外道有一種邪通。什麼是邪通？邪通從何得來？從他的思想、宗教裡的信仰，信仰加深，他也會得到。外道也有修禪定，這是外道禪。

我們中國佛教徒也有講修禪定，他們換一個名稱叫做參禪，他們搞錯了，

那些不是禪定，簡直是散亂，簡直胡思亂想，沒有那些事，他們硬要去追尋。例如說參禪，參禪參什麼？一定有一話頭讓他們參，以現在的人跟隨古代的人所講，最好是參念佛是誰？人人都是這樣參，以為不會錯得到哪裡，前人是這樣做，就會開悟，我們未開悟，蠢蠢笨笨，也可以不久得開悟。這是妄想追求。

他們之究竟目的志在什麼？志在明心見性，志在破除妄想，破末後牢關。從前有很多這樣的人，你現在想學他們嗎？你知道此事的真理嗎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就是這樣，怎會不知道？」

這就學錯了，沒有這個道理。為何沒有這個道理？因為，你想明心見性，明了心，見了性，就很好了，認定心性是有，叫做本來面目。本來就是固有。你一定是這樣想。但你未開悟，你當然是不見。

（有人就說：）「當然是未曾見，我如果是一開悟，我就會見。」

你未見，你只是聽別人講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是呀，他見我未見，他悟我未悟，我當然是聽他講。」

他拖你下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就不會知他拖你下海。

（有人就說：）「我當然不知他拖我下海，他是拖我成佛。」

你別指望他拖到你成佛，怎樣成佛？以為開悟叫做成佛？以為這樣將來就成佛？不會有這樣的事。成佛有很好的方法，你又未曾依那個方法，你為何這麼莽撞，墮到那裡？你應該要明瞭，這種叫做邪見，所謂的開悟就是深邪見，未開悟就是有邪見。認定有一個本來面目叫做佛性，可以成佛，這個邪見多麼深！這種邪見如果不肯放棄，就會拖他入地獄。所以，參禪這種事不是一件好事，要小心。

以目前來講，前幾年，高旻寺那位來果和尚，在中國算是一個有道心的人，算是叫做多少都有些開悟，很多人都是這樣講，大家都承認他；結果他只是再復做一個人，不是成佛，他不墮惡道就算是好了，可以再做人，將來難免不墮惡道，這是一定的。就好像那個草鞋老師公一樣，難免不墮落。

這種事的講法遍地都一樣，但未有一個依照他之目的去明心見性就能成佛，又立地可以成佛。成鬼都不能，成地獄、畜生就會有，一定是這樣，因為他們是走那條路。

所以，修禪就要有修禪的方法。修禪的方法，最初下手是要攝心，不要讓心散亂；否則心變成什麼心？你不要安立太多名字，說「這個是妄心；如果不作念，就是真心」。不會有這些事。

攝心做什麼？避免多事。就如眼睛，我對你說：你的眼不要到處看那麼多，不要貪那麼多好色、好花、好香等等。你不要用眼來搞這麼多，好好地修攝眼，修攝了眼，眼就不多事。心也是一樣，好好地修攝其心，心不多事。這樣少少的修攝，也叫做修行。

難道要眼不看、心不想？不是不看，要看得合理，適合看就看，不適合看就不要看。你關顧著眼，是否眼成佛？你關顧著耳，是否耳成佛？

有人說：「不是耳成佛，是聞性成佛。《楞嚴經》講：『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』」

那麼，反見見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；你那個心，反轉其心，又成無上道了。是不是這樣講？這就太冤枉了！你不要聽他們這樣講。何以好好的佛經你又不看？

《心經》說：「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」這種講法轟轟烈烈，他們總不看，總不知，你說多麼奇怪！絕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亦無眼識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。

你的心不散亂，就是「不多事」的意思。你以為多事」很奇怪，攝心就「不多事」。不攝心又如何？不攝心就「多事」。攝心之後，就會有禪定，即是深入。得神通、不得神通，不成好大問題。

菩薩修六度，這裡就是講菩薩修禪定度。度什麼？度那些古古怪怪的，度了「多事」，這就度到彼岸。

什麼叫做度到彼岸？即是度到你成佛，這個佛教屬於權教那一方面來講。實教又不是這樣講，實教是超出。權教菩薩是假設，成佛當然也是假設。〈方便品〉說：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。」引導眾生即是引導菩薩。這是《法華經》的兩句話。

這裡算不算是《法華經》？不算，這是序，未講到法華。未講法華以前，你看他講什麼，是誰講，這就謂之序。

「又見菩薩，安禪合掌，以千萬偈，讚諸法王。」

這裡有講禪，也有講慧。「復見」者，即是「又見」，「復」即是「又」，「又」即是「復」。彌勒菩薩又看見東方無量世界裡，有一部分這樣的菩薩，時常安於禪定之中，當然是心不散亂。他們其實是一切動靜都未有離開禪定，即使整天跑都不會離開禪定。

「安」即是安住，住於禪定。有人說「住禪定，是身心不動」。其實未必，一定要講身心不動嗎？這些菩薩也有身心不動，《法華經》下文講他們修禪定猶如須彌山，他們攝心如須彌山。

這裡講安於禪定，合起掌，自己合掌即是恭敬，心恭敬合掌，身亦是恭敬，這是恭敬相。有恭敬現此相，這就很歡喜，一下子記起佛功德。許多的佛功德，這裡是講聽來的，聽到佛講有什麼功德，就「以千萬偈」來讚嘆，讚嘆了很久，即是很長篇地讚嘆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你彌勒見到這些的時間，究竟有多久？只是見了不太長的時間，佛放光才令你見到。既然見的時間不長，你又何以知道他們以千萬偈讚嘆佛？千萬偈要用很長時間。」

彌勒菩薩當然知道讚嘆了多久，這裡所講是讚嘆了千萬年。千萬年彌勒菩薩也能見到？當然見到。為什麼這麼好眼力能見到？是佛令他見到現在之境，連從前之境都見到。

彌勒菩薩從上面一路講到這裡，由這裡一路講下去，全部有一個時間性，這個時間性很重要，就是前面講的「常處空閒」。那些菩薩「常處空閒」住了多久？有若干萬萬年，又是講時間。「深修禪定」，當然是修了很久，不是立即得禪定、立即得五通讓你看到。一路是這樣講，這個時間性不能拋開。

讚嘆佛是屬那一度？是智慧度，他們有智慧就讚嘆，沒有智慧就不會讚嘆，要知道才能讚嘆，不是亂讚嘆。那些菩薩就能夠在禪定中讚嘆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這些菩薩硬要多事，你們既然是修禪，就是禪定中住，安樂樂就好了，又何必又要讚嘆佛做什麼？」

我們歡喜，我們應該要讚佛，佛有如是德，我們就讚嘆佛。這是出於自然歡喜讚嘆，如此之德，是屬於禪定。

然後，彌勒菩薩又見到：

「復見菩薩，智深志固，能問諸佛，聞悉受持。」

這裡是講問法、持法。本來這一頌很短，一眼可以看完，無所謂前後，但講起來就不能一句講完，必須分開一句一句來講，故名「復」。這並不是說見完這一情景，又見那一情景，見到這個之後再見那一個，不會有這種道理，是一起見到。

此等菩薩也不少，各方世界都有，即使沒有佛在世時也有。「智深志固」，這個「智」是智慧的智，就不是般若波羅蜜的智。

般若波羅蜜也叫做智？是的，般若波羅蜜也叫做智。既然般若波羅蜜叫做智，何以你又說不是般若波羅蜜的智？

你要知道，般若波羅蜜是一個行門，是修行的法門，叫做般若。這個智，就由修行得來的智慧，得到了智慧就懂得很多。懂得什麼？十法界裡即使未能全懂，也懂得差不多。知識的智，與修智慧般若的智，兩種「智」有所不同。

這些菩薩的智是從修般若得來的嗎？是的，修般若的成份居多。除了般若之外，修禪定有沒有智？修禪定只是幫助，不是說即戒即定即慧，不會有這個道理。

持戒可以有智嗎？持戒也是屬於幫助，布施也是幫助，不會直接生智，惟有般若波羅蜜就會生智。

這個智究竟是怎樣的？菩薩有四無礙智，這些就是智。現在又不限定四無礙智，菩薩懂得很多。「智深」即是明道理，智慧又深，一切事事物物都知道，這就是深，而且廣，廣大智慧是菩薩之德，可以說是果德。

「志固」，是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的志，他發菩提心立起大志願。

這個「志」即是心，平常所講的「發心」，即是叫你立志，立了志，以後就要做事。志是你之目的，你做事就是你的功行。有了功行，可達你之目的。

菩薩在這方面做到上了軌道，堅固了，這就算得上是不退轉菩薩。不會是算也好，不算也好，就是這樣的資格。

菩薩有智慧，又有志願，兩樣都靠得住，是因為智深故，「能問諸佛」。講「能問諸佛」者，這個「諸」字，也都很難解釋清楚。但難解釋也要講，我們猜測是這樣，每一位菩薩，在各方世界，在各位佛座下，就是各種資格的人。每一位都需要問佛，菩薩很多，佛也很多，就問諸佛。

有人說：「這句沒有講菩薩多。」這句雖然沒有講菩薩多，但東方如是眾多世界，這麼多菩薩，難道真是單獨只有一位菩薩「智深志固」？除了一位以外，難道總沒有其他的同樣資格的菩薩？我們要知道，同樣有很多。菩薩多，不是只在一尊佛前，而是散開各方問佛。

「能問諸佛」，就在一位佛前，也有不少「智深志固」的菩薩去問很多佛。佛是否有對他們講？究竟他們問什麼？問的內容很多，也很雜，你問你的，我問我的，不限定同一個問題。假定一尊佛座下，有十萬菩薩去問佛，十萬所問就各有不同，回答當然是不同。答是同時答，不是問就分前後，答又分前後，這就很累贅。

為何累贅？你以為佛是人嗎？若是人，就會要你們別吵，一個問完之後，才輪到另一個問。這一定要等很多時間，要排長龍去輪班，要等你講完我才講。

在佛應酬來講，我現在對一位菩薩講完之後，慢慢才對你講，你聽也好，不聽也好，你坐在那裡打瞌睡也好，你做你的事，我沒有空對你講。是不是這樣？若是這樣就很累贅，這個是叫做累贅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一個一個分開對他講，你又說太累贅。你說應該怎樣呢？

我就說，佛是同時回答各位菩薩所問，各各不同，答之不同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樣都會有嗎？」

這樣若沒有，又算是什麼佛？這個名稱叫做口業隨智慧行。說法是口，這是十八不共法裡一個名詞。身隨智慧行、口隨智慧行、意隨智慧行。你要講什麼，一口就說盡。你以為只是應酬菩薩所問的十萬菩薩、千萬菩薩，還有小乘，還有那些更多的不是「智深」、不是「志固」的菩薩，還有天人、各種凡夫，他們不要聽嗎？只講給他們一部分人聽，怎會這麼奇怪？佛不會這樣。

講到佛回答他們各位菩薩所問，菩薩就會聽到，佛講多少，他們都能聽到，故有這一句叫做「聞悉受持」。他們有智慧，如果沒有智慧，就不會聽得完整，他們每句都聽得很清楚，就等於錄音機，全部收錄。

這類菩薩是否已得聞持陀羅尼？有沒有聞持陀羅尼都可以，他們有深智就可以「受持」。講「受持」者，這兩個字又可以作兩種講法，「受持」佛所說，深心恭敬歡喜不忘，這又叫做「受持」，是一種很歡喜的「受持」。

還一種是自然不忘叫做「受持」，無心去「受持」而自然在心中，這叫做

總持。這個「持」字是這個意思，不是講人們持什麼東西，不是這樣簡單。

這樣的菩薩就叫做智度菩薩，這一種人很可貴，把前面所講的布施，「迴向佛道」。其他菩薩當然也是「迴向佛道」，但是大家的程度相差很遠。如何知道他們的程度相差很遠？前面有些講得很幼稚，又講到做比丘「樂誦經典」，又講到國王「剃除鬚髮，而披法服」，這些都是屬於幼稚的菩薩，與這個「智深志固」菩薩相差很遠。

「又見佛子，定慧具足，以無量喻，為眾講法。

欣樂說法，化諸菩薩，破魔兵眾，而擊法鼓。」

彌勒菩薩在這裡看見菩薩成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裡的偈頌沒有一句話是講成佛。」

怎會沒有？我講給你聽就知有見到菩薩成佛，在未成佛之前就是這樣。我看見他定力具足，智慧也具足，兩樣都具足。在未成佛之前，就為各種菩薩、天、人，用很多時間講很多法。講法就不離十二部經，現在提出一個譬喻來，乃是十二部經之一部。「以無量喻」，他當然是有無量法，講「無量喻」以「照明佛法」，他善於說法。

他是什麼地位的人？這是最後身菩薩，也即是即身成佛的菩薩，也即是一生補處菩薩，不須一生，就是這個身就算了。

他「定慧具足」，就是有這個力量「為眾講法」。這個「眾」字，十法界除了佛，九法界眾生都包括在內。

地獄也有在內？

難道你不准有地獄眾生在內？菩薩可以講給地獄眾生聽。他是菩薩，其他的菩薩更多。菩薩「為眾講法」，這是籠統話。他很歡喜講話，很歡喜教人，即是誨人不倦。

「欣樂說法」，按照前面所講，就是得樂說辯才。「欣樂」講，他對什麼人都講。他說法，又是與佛差不多。佛得十八不共法，他當然未得十八不共法，但他也有十八不共法一部分的功能。這即是共，但他不是全共。佛一口演說無量法，他也是一口演說無量法，因為天、人各各所聽的不同，他就講之各各不同。

「化諸菩薩」，未必說每一位都是化人菩薩，其中有些不是。不過，菩薩之目的，都是志在各人趨向大乘。「化」就是教化，這裡沒有說教化了多少，只是說「諸」。

「定慧具足」的人，說法都不同。這種資格高，是否能講？你又怎知道他能否講？這麼奇怪？當然，他快要成佛，他有一個時間不講。不講又做什麼？他找一個地方靜靜的去坐禪，一定有一棵樹，在樹下坐。那時，他都知道自己

快將成佛，無須對你們講太多，等到成佛之後，再對你們講也不遲。你們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事。你們不要干擾我，我現在是等成佛的時候，你們如果不干擾我，你們在這裡或坐或站，時常陪伴我也沒有問題，總之你們不要喧嘩。

菩薩將近成佛，本來就不怕嘈雜，但你也不應該喧嘩影響他，你要恭恭敬敬看著他，看他如何成佛。這種模式，我們套用「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」的時候，天人散花、奏樂，這也是很熱鬧；但天人奏樂不算是嘈雜，只是恭敬尊重。

現在菩薩知道自己將要成佛，他就當然是對大眾宣佈：我快要成佛，你們知不知道？」實際上這句話早已經講過，很早幾萬年前已經對各人宣佈。你們知道我是什麼人嗎？當然不知道。我就是最後身菩薩，這個身就成佛，即身成佛。何時成佛？時間還早，要過五萬年。在這五萬年裡又如何？我和你們大家在這裡交談，你們有什麼問題，你不問我，也都知道你們應該聽什麼，我會對你們講。過了五萬年那個時期，我就成佛。

這種話時常講，這就漸漸接近，初講是五萬年，過一個時候就變成四萬年，再過一個時期又變成三萬年，再過一個時期又變成二萬年、一萬年、一千年、一百年、十年、十個月、一個月。這一個月我就成佛，我不與你們講太多，你們做你們的事。然後就禪坐，禪坐靠得住。

為何禪坐靠得住？因為魔王來也無法破壞。魔王即欲界第六天一個有力量的天王，他每逢看見有菩薩將近成佛，未成佛時他就肯定會來破壞菩薩，這就叫「魔」。這個魔是與佛相反，他的方法很多，這種不成功又用另一種，也有千百種方法來破壞，時間也不短，今日破壞不了，就等明日，今年破壞不了，再等明年，他也很有耐性。如果說一個月坐道場，你未成佛，他在這一個月，就盡一個月的時間去搞破壞。

不過，魔儘管搞破壞，都沒有問題，菩薩不理睬魔，魔也無可奈何，魔想打菩薩，也打不到；魔想殺菩薩，更加殺不到；罵更是無關痛癢；自自然然魔王就退了，這樣叫做「破魔」。魔王又有很多兵，那些天兵都被菩薩擊退，就叫做「破魔兵眾」。有佛成道，未成道之前，就有這樣的事，這就知道禪坐靠得住。

講到魔來騷擾，各人及其他的菩薩知不知？菩薩怎會不知，通通都在，但菩薩不理魔，理魔做什麼？難道怕魔把菩薩吃掉？其他菩薩本可以來幫助趕走魔，但不需要，什麼人都不須理睬魔。

關於在不久成佛，我們現在的人通常說：在一個月，廿八日，後半夜五點成佛。

成佛是怎樣一件事？此事可以講一下。我先講一件不合理的，慢慢才講合法的。

不合理的是，有人說：釋迦佛成道，就是降魔以後就成道，怎樣成呢？就是在菩提樹下打坐，坐到半夜，大概有些好像不耐煩的狀態，即是扭扭捏捏，望天望地，一看就看到高空天上的星，叫做夜睹明星，忽然大悟，原來如此，

他忽然大悟起來。他有沒有說話？有，他很高興地講了幾句這樣的話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；若離妄想執著，則佛一切智、無師智、自然智、一切種智悉得現前。」他就這樣慨歎，連續三歎。他歡喜起來，五歎、十歎都可以。不過，那時沒有人在那裡聽，只是他自己歎給自己聽。

究竟有沒有這件事？凡是佛教徒，無論是有知識或沒有知識，都會這樣講。此事是真實的吧？如果不是真實，人人都這樣講做什麼？還講得很有興趣、很有道理。他們認為當然有道理，沒有道理就不會講。

我們可以追究一下這些話出在何經？出在何典？這些話是口頭宣傳。本來佛教是口頭宣傳，這沒有錯，「如是我聞」就是口頭宣傳。這就不須講經，你能講儘管對人講，不過要講得合理。

你又如何知道合不合理？你不知道，只管是這樣講，只管是這樣聽，並不知道合不合理。按照這樣來看，佛教是盲的，大家如此展轉相傳就算了。你要當知此事，絕對不會有，一點都不相似。

講到「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這句話，根本上沒有道理，如來即是佛，佛有功德，佛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佛因何事有這些德相？你未成佛、未開悟時有沒有這些德相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有的，我只是未悟。未悟就不知道有，我悟了，我就知道有。我『悟』者，就是悟此事，因悟此事就叫做佛。不然什麼叫做佛？」

但你說：「如果不執著、不妄想，就會得一切智，又得無師智，又得自然智。」這樣你就得一切智，其他人能得嗎？

你又說：「其他人有障礙，有妄想，有執著，他雖有智慧德相，但不會發智。智慧就是無師智、自然智、一切智，叫做智慧，不是般若波羅蜜那個智慧。」

這是固有的嗎？

（你又說：）「當然是固有的，皆有即是固有；但是他不能悟，不能悟就耽擱了。你現在悟了就成了佛。我覺得眾生那方面真是很可惜，我都要可憐他們，對他們講一講才好。」

於是你就去傳教，對他們講一講。佛已經證到這樣的佛果，這是釋迦佛最初成佛的境界，我們的佛教徒都是這樣講。

別人如果問你：「佛是得道。怎樣叫做得道？」你就講這一篇故事給他們聽。人人都是這樣講，以為依照這樣講就不會有過失，講其他不合法就有過失，以為這些是很正當的道理。

真是冤枉！眾生不會有如來智慧，不會有什麼功德相，不會有這些。如果是沒有，何以眾生又會成佛？眾生成佛，在這裡講要修行。修什麼行？就是修六度行。如果眾生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又何須修行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眾生有如來智慧德相都要修，因為他們被執著與妄想障礙。所修者，就是修六度行，解除他們的執著，解除他們的妄想。」

那麼，六度行是為此事？是為解除妄想及執著？

（有人回答：）「有些是為此事。般若波羅蜜講空，就是為了解除執著。六度是這樣講，解除了你的妄想執著，就自然成佛。佛是自自然然，既然是自然，就不須講成，成佛這個『成』字用不著。可以講顯佛，顯出一個佛，早期又蒙蔽了未顯，修六度行就會顯。要修多久？要修多個阿僧祇劫的六度行才顯現。」

你們釋迦佛修了多久？

（有人答：）「此事我又不知，我只有知道他是在菩提樹下坐，未坐之前，修苦行六年，這就成功了。」

什麼是苦行？為何又不修若干個阿僧祇劫？修六年苦行就會成功？此事又很巧合，為何看著明星就會悟？我們看著明星會不會悟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情況是各各不同，有些人摔一跤就會悟；有些人聽到槌磬就會悟；有些人是聞一聲木魚響又會悟；好像融熙法師這樣，他晚上起床小便打破尿壺，他就開悟；這是各各不同。」

若是這樣能開悟，你就用心去打破尿壺吧，打破尿缸都不怕，用心去做吧。這些講法其實很糊塗，我們的人受了這些毒害，這些毒非同小可，令人通通墮落，渴望開悟做祖師成佛，其實墮落得很深。所以，這種做法是錯誤的，沒有這一回事。

正當來講成佛，就是這裡講的「破魔兵眾」。將近成佛「破魔兵眾」的時期是不容易的，一定要經過「定慧具足」，各種都充實，菩薩道圓滿，經過十個阿僧祇劫、廿個阿僧祇劫、三十個阿僧祇劫都未可定，說不定要經過一百個阿僧祇劫，時間很長，修行六度功德圓滿，不會是固有的佛德，要你修才有。成佛在一念之間，時間很短。成佛與不成佛的界限來講，就是一念之間，即是剎那間。在一剎那間未成佛，就叫做菩薩，在一剎那間成佛，就叫做佛。此事是怎樣的？就是一切智現前，後得智、無師智現前。

有人以為這句話即是「夜睹明星」那句話。其實不是，佛經裡通通都是這樣講：無師智、自然智、後得智，自然成佛故名為自然智，不是固有天然，故名為自然智，這樣才叫做成佛。你們別搞到那方面去。

一定要菩薩道圓滿，才有佛可成；未圓滿就不能硬說是佛，除非菩薩以神通力示現作種種佛身，示現多佛身也可以，示現自己的身成佛也可以，但根本上不是佛，只是示現。而示現你自己知道，別人不知，別人不知就把你當作是佛，這就不算一回事，根本上你自己未成佛。菩薩示現，就不成問題，現很多佛都可以，不只是現一尊佛。

成佛的過程是這樣，成佛之後又如何？佛就說法。說什麼法？逗機說法，看眾生的機緣如何。

前文已經講菩薩「以無量義為眾說法」，那是菩薩時期講的；成佛以後對人講，就不同了，他們各人仰慕菩薩成佛，菩薩現在成佛了，就講佛德給他們聽。

菩薩在早期也會講佛德，現在是證，早期是解，解與證不同，證是自己成佛，為他們講，這個名稱叫做「擊法鼓」，是一個譬喻，即是轉法輪，成佛後就轉法輪。

現在這裡講「菩薩成佛」者，就是靠「破魔兵眾」這句話，是我們最有力的依據說他成佛。這個是即身成佛的菩薩，講菩薩「最後身」，就是這個身成佛，即身成佛。我們的人糊塗起來，就誤解了。

依密宗來講，有一種方法非常之快速，三密加持，即身成佛。他們即身成佛靠什麼？就是靠三密，有了三密什麼都可以，沒有三密什麼都不成功。

以即身成佛來講，我問你：「你現在有三密，你現在是什麼人？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是人。」

「你未有三密以前是什麼？」

（有人回答：）「也是人。」

「你得到三密以後，就斷定自己就是這個身成佛？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當然是，不然要這三密來做什麼？我們這些是特別的佛法，秘密真傳，不同你們的六度菩薩。你們的六度菩薩是蠢菩薩，經過多少十個阿僧祇劫，苦苦惱惱去修行才成佛。我們成佛就不同了，一念之間可以成佛。即使一念不能成佛，一世總可以成佛，一世是即身。」

假若即身不能成佛又怎樣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那就第二生、第三生。」

怎會這樣？你這三密的樣子不大靠得住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眾生的業障有輕有重，有厚有薄，薄的就即身成佛；如果是厚的，我相信一萬身都不可以。」

這樣講又活動起來，但都未曾見哪個即身成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有，那些西藏活佛、喇嘛、金剛上師，他們稱為活佛，活佛就是即身，不須千萬世才成佛，這些就是活佛。」

這些就是佛？我就不是很歡喜。就如前天來了一位老道友（吸鴉片之人），他「挑簫聞燒擻」（拿著鴉片煙槍如吹簫），做到很熟練。「白鶴受魚釣」（白鶴本在天上飛，受到水中魚的引誘，飛下吃魚，就如那些人受到鴉片的引誘吸鴉片，沒有錢的時候），就整日募捐「修整洛陽橋」（騙人捐錢修洛陽橋，實際上洛陽橋並不在洛陽），很冤枉地時常「金彈打飛鳥」（花大筆金錢買鴉片），時常都是「黃道人收妖」（吸完鴉片就很精神），有時又會「皇娘哭太廟」（煙癮發作，沒有鴉片吸就會流眼淚鼻涕）。這些就是所謂的金剛上師，這些就是佛，不須成，他是金剛上師就算是佛，他是佛就超過一切佛。怎樣講超過一切佛？

（他們認為：）這個叫做毗盧遮那佛，法身佛很了不起，超過一切。

這樣的佛教，他們在世界上代表佛教宣傳，做一個佛教徒；但他們又不歡喜做佛教徒，他們歡喜自己做佛。他們又不做釋迦佛教徒，他們先做毗盧遮那佛之徒，認為不久自己就做毗盧遮那佛。

你以為做釋迦佛就很差？你以為釋迦佛是什麼人？你以為釋迦佛是化身

佛，化現的；毗盧遮那佛是本身佛，相差很遠；以為拜釋迦佛是沒有用。你知道釋迦佛是什麼人嗎？

（有人答：）「釋迦佛是太子，只是一個人。」

你只知這些，可知你未曾讀《法華經》，你讀過《法華經》，你就知道釋迦佛是什麼人。釋迦佛成佛多久你知不知？你說他修行六年，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成佛；但密宗又不承認你講的這件事，只承認你講的屬於毗盧遮那佛所作，認為毗盧遮那佛為主，釋迦佛成一個幻化物，不足為貴，釋迦佛的教徒更加沒有用。他們一方面說釋迦佛的教徒沒有用，一方面又專向釋迦佛的教徒傳教，傳三密加持，傳給釋迦佛的教徒，要令釋迦佛教徒即身成佛，使釋迦佛的教徒又有用起來。雖然是有用，但也要受他們的三密才可以，不受他們的三密，就冤枉了。總之認為他們的最好，其他的沒有用；他們的是寶，其他的就是草。

這些是「人、我知見，深入邪見」。總而言之，一句這樣的話，盡有所有一切的佛教徒，通通都是亂七八糟，古怪到極點。好的經他們又不學，專門學這些。

什麼叫做好的經不學？《法華經》就是很好的經，他們絕對不學；很好的權教般若，他們又不學；權教的大乘論，他們又不學。他們專門鑽進黑洞和間隙，好像螞蟻一樣，以為要鑽進泥堆才正確，你說多麼苦惱！

現在講菩薩成佛，是要經過如是長期時間。彌勒菩薩就見到那些菩薩「定慧具足」，也見到他們因何事會有「定慧具足」。他們講了「無量喻」。譬喻是十二部經之一。他們講了多久？講了幾萬年。彌勒菩薩是否聽到？當然聽到。那些受到教化的人，彌勒菩薩是否看見？當然看見。菩薩破魔，彌勒菩薩看到嗎？怎會看不見。菩薩成佛，彌勒菩薩當然也是看見。菩薩「擊法鼓」，彌勒菩薩是否聽到？當然聽到，若聽不到怎能講述？

佛未放光以前，彌勒菩薩是否見到、是否聽到？那就無法見到、聽到，因為彌勒菩薩未曾有這個資格。這是佛的神通力，放光故令他看見。

此事在彌勒菩薩心裡，總放不下，他總想知道佛為何事，如此誘惑法會大眾？他現在的心很不穩當，十五十六，這樣那樣，不知該如何。文殊菩薩很有把握，應為大眾講一講。彌勒菩薩還見到：

「又見菩薩，寂然宴默，天龍恭敬，不以為喜。」

又有一種菩薩，數量很多，有無量世界，菩薩當然是不少。他們「寂然宴默」，心淨無事，不講禪，又不講般若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更加不講，一切佛事都沒有，就是乾乾淨淨。

他們一定有修行，不過只是不講。「寂然」就是他們的修行，「宴默」就是他們的修行。「寂然宴默」究竟是怎樣的？這是他的境界。他的境界很高，那些天人對於這種菩薩都很尊重「恭敬」，時常都來禮拜，希望得到菩薩的開導，又

向菩薩求福。

菩薩有否應酬這些天人？菩薩沒有應酬這些天人。怎可知道菩薩沒有應酬天人？菩薩是「寂然宴默」，這即是沒有應酬天人。他們整天拜菩薩、跪菩薩，整天向菩薩散花，供養菩薩，菩薩怎可以總不理睬他們？豈不是太沒有良心？

其實，哪有實在的此事？菩薩不見有所謂的天，也不見有什麼叫做龍、什麼叫做夜叉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，菩薩都不見。

難道菩薩是盲的看不見？菩薩又不是盲，而是看見那些不是真實的，天亦非天，龍亦非龍；天非天，是名為天；龍非龍，是名為龍；人非人，是名為人；都是假的。這就是般若波羅蜜。有人認為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，但菩薩認為沒有實在的此事。

這一類菩薩無動於衷，叫做「不以為喜」。如果不是這一類菩薩，假若有天龍鬼神恭敬他、供養他，他就歡喜地以為：我現在都很好，天人來拜候我，向我請益，我都有些意思，我都算很進步。他們不來供養我，我又不覺得我進步。這樣就叫做歡喜。

歡喜與不歡喜，又有何功何過？這些都沒有什麼所謂，亦沒有所謂功，亦沒有所謂過。又復不能說：「他來恭敬你，你不要被他煽動，你如果歡喜，這個就叫做八風之中的樂。」

「又見菩薩，處林放光，濟地獄苦，令人佛道。」

彌勒菩薩見到甚多，聞到亦不少，對於希望文殊菩薩講解之意，就很著急，他講的一番話，念念都是想文殊菩薩及早解答給他聽。

他若著急，講這麼多做什麼？所以六度中每一度都只講一些，所見的雖不能盡講，但已經講了不少。一路講下去，即是講菩薩的種種行，聲聞行、辟支佛行、人天行那些就不講了。唯有菩薩之行甚多，就不妨多講幾句。講多幾句有一個用意，是要人們知道菩薩行是怎樣的，他有這個意思。這是為後人而講，如果在當時，就不會有此事。人人都見，見就是知，不須再講令你們知，不需要這樣。後來讀經的人，就會因彌勒菩薩所講，見到東方佛光所現的境界，我們後來的人就知道了。

這裡講到有一部分菩薩如此利益眾生。怎樣利益眾生？他在樹林中居住，叫做「處林」。他在那裡做什麼？有的菩薩在自修，有的菩薩在利眾，很多很多的菩薩做作，即使以一位菩薩來講，都不會是單單只做一件事，而且時間又很長在山林裡，當然不只是做一件事。

彌勒菩薩講述目前所見的，連同從前菩薩所作的也看見。菩薩將來所作，現在未做，彌勒菩薩能否見到？佛如果加庇，他也可以見到，這就見前、見後、見目前（即是見中間）。

現在講「處林放光」，「處林」是從前及現在，「放光」是現在。從前沒有

「放光」嗎？菩薩從前又未必常常放光，也不能講從前沒有放過光，這都是不一定的。

目前所放之光有多久？有沒有三年、五年？彌勒菩薩都見到。他見到為何又不講？你以為見到就一定要講嗎？菩薩又不是忽然間放一陣光，菩薩為利益地獄苦惱眾生，此事都有時間。

「濟地獄苦」，「濟」即是利益、拔濟他們。「地獄」一定是苦，不論是大地獄、小地獄，大地獄的罪重，苦就當然是較甚；小地獄苦一定比較大地獄輕，沒有那麼苦。這些長遠的苦惱，沒有什麼能令他們不求脫離地獄苦，暫時離苦都不容易。菩薩就有方法，以悲心哀愍他們。

地獄很黑暗，絕對不會有日月燈光，更加沒有什麼其他的光，寶珠寶物的光都不會有，總是一個黑暗的地獄，菩薩就慈悲放光去照亮他們。

照亮他們就能利益他們嗎？這是菩薩的事，菩薩當然利益他們，如果不能利益他們，又何必放光到那裡去？我們現在可以假定少少來講：地獄既然是黑暗，忽然間見到有光，就會問這是什麼光？他們就不大清楚是什麼光，大概這種光，我們未入地獄之前也都有聽人講過，是佛光；如果不是佛光，一定是菩薩光。「佛光！菩薩光！佛光！菩薩光！」就有這個觀念出現，這個觀念就是念佛、念菩薩。

哪一個能見到？相信每一位地獄眾生都可以見到。按照這樣講，每位地獄眾生都可以見到，是不是所見者皆離苦？那又未必。既然未必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有一些眾生可以離苦。哪一種眾生可以離苦？這要菩薩才知。如果那些不離苦的就沒有關係，雖然見到光，也都沒有作用，也不能講「濟拔」。

為什麼有得益，又有不得益？這就不太好，豈有不是菩薩偏心？此事又不可以這樣說，菩薩怎會偏心？此事究竟怎樣講才正確？應該依照前面那句話才合理，他們有佛菩薩的觀念。

有這觀念又如何？有念佛、念菩薩那種見解就不同了，這就是好處，就是出地獄的正因，就能夠出地獄。

有這麼快就能出地獄嗎？他們念一念佛就可以出地獄，念一念菩薩，就可以出地獄。他們的念與我們這些人的念，可能有些不同。他們只可說：「佛光！佛光！菩薩光！菩薩光！」

菩薩的光，佛的光與他們何涉？他們不過見一下而已。與他們有涉無涉，他們並不知道。不過，他們生起了這樣的思想：「這是佛的光。」

假若有兩、三個地獄眾生在那裡猜測：「老朋友，你在此處受苦這麼久，我也是在此處受苦這麼久，你有沒有見過此光？你未曾見過，我也未曾見過，忽然間有一種如此特別的光讓我們見到，此事有些奇怪，為什麼有這樣的光？你知不知道？」

（另一個說：）「你真是豈有此理！你問我知不知？我也要問你知不知？一定不知。」

（其中一個又說：）「不是不知，但所知就不是決定知，我從前也聽有人講

過，佛有光，佛光是普照，有緣眾生總可以見到，我相信這是佛光。菩薩也有光，如果不是佛光，一定是大菩薩的光。我這樣猜度，相信不會錯，決不是天人光、阿修羅光、珠寶光等等的光，我相信不是這些光。」

（有一個就說：）「就算是佛光又怎樣？就是菩薩光都不外如是。」

（另一個又說：）「不是呀，佛的功德大，菩薩也有相當力量，功德又大。菩薩是慈悲，佛又是慈悲。我們大家應恭敬尊重念佛。」

（有一個又說：）「此事我又絕對不信，你要信你就念吧。」

（另一個就說：）「我真是有念，我現在已經念了，我就想你們大家同志同意，念一念都好。我們在這裡受苦都無法得救，可以藉佛多少的力量，我們就可脫苦。此事也無關很大的辛苦工作，我們隨便講，隨便信，就做到了，又不須你犧牲什麼氣力，又不須你犧牲其他難捨的財物，這是容易做的一件事。」

那你就念吧。念什麼呢？念佛。佛有名字，若不知道名字就不念名字，只念佛就可以了。怎樣念呢？記得他們是這樣：「佛呀！佛呀！佛呀！這個是佛光，不是日月光！」這樣就叫做念佛。你說「佛很慈悲！」這又是叫做念佛。你說「佛有威德力！」這也是念佛。

有人認為：「這真是笑話到極點！若這樣念佛，我們就能出地獄，這還需有地獄？佛這麼慈悲，隨時都可以把地獄消滅掉。真是太迷信了，哪有這麼容易？」

我相信，你肯信，就容易；你不肯信，當然是不容易。你認為容易，就容易；你認為不容易，就不容易。

這又似乎是由我們所作。這即是你深心相信就容易，有這種作用，是菩薩放光到地獄那裡。那世界是菩薩的光所照，菩薩也不會亂來，菩薩是照那些可照的世界，姑莫論十方世界，那一個世界的地獄，可照即照，不可照則不照，菩薩是知道。

什麼叫做可照？「可照」者，一定有效力，菩薩就照他，沒有效力就不會照他，這也即是「教」，不說話的「教」，放光就是教。他能接受教化，菩薩就教；他不能接受教化，菩薩就不教。

結緣也可以，結緣也是教，即使他暫時不信受，也令他作一個小小的因緣，這也是教，這謂之結緣。這即是未得利益，今日不能從速得利益，令他漸漸感受此光的印象，他的惡業漸漸消滅，這就會得利益。

只是講這樣出地獄，就叫做利益，這是一段。日後都是這樣講嗎？不是這樣講就算，菩薩還要令他們入佛道。怎會這麼好，出地獄就「入佛道」？這要漸漸來，令眾生入佛道，是菩薩之目的。你問能否成功？我可以對你講：一定能成功，但需要很長時間，並不是說從速就一定成功，最後當然是能成功。

講「入佛道」者，這是權教的佛道。如果是實教菩薩放光，就令他們入實教佛道，也可以令他們入權教佛道，這就要看個別的情況。本來實教菩薩，不是令他們入權教佛道，目的都是志在他們令入實教佛道。這些地獄眾生與菩薩有因緣。有什麼因緣？當然是好因緣，沒有什麼惡因緣。

好因緣是指有受度的因緣，這就要他在往昔有一點善根才可以。既然從前有善根，為何又會墮在地獄中？這真奇怪！

眾生所作的業很複雜，他雖有善根，但他的惡業更多、更重，他就會入地獄，又會墮畜生，又會墮餓鬼，又會離開善根很遠。但是他的善根又不會滅，即使權教善根可以滅，但未滅之前，你就要趁他有善根因緣而幫助他。

「處林放光」，就不是講普遍，光或是普遍，受益就不會普遍。如果是受益普遍，真是可以說沒有地獄。這就不是講我們現在的人那些所謂的大神通，拿一支法杖，擊破兩塊瓦，就將所有十方一切地獄通通打破，這就令地獄眾生通通都走出來，那幾個人念幾篇破地獄真言之後，就令地獄眾生得解脫，就送他們去極樂世界。這些人的神通很大，很容易做到，他們的法杖很厲害，一擊就打破幾塊瓦，打開地獄門。那幾個雞蛋、鴨蛋他們又不打爛，他們又很精明。

我就說他們什麼地獄都打不開令地獄眾生出地獄，只有打開地獄門自己墮進去，這才是靠得住。為什麼呢？地獄之門如果不開，怎能墮進去？門一定要開，這是自己入地獄之門；不是打開地獄門就會令地獄眾生出來，沒有這樣的道理。

上面是講放光之事，若不放光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？這是菩薩的事情。講到有什麼辦法，當然不只放光一種。現在所見的是「處林放光」，他不住在林間，可不可以放光？當然是有放光。大眾現在見到一部分菩薩如是放光，還有些未放光的菩薩，將來會放光嗎？從前也有放光嗎？這一定有，所有菩薩都有這樣的做作，所有菩薩都照，所見的前前後後，所講的話，通通都有份，不是每一位菩薩做一件事，不會這樣，而是通通都有做，屬於好的就做，不好的當然不做，這就名叫做菩薩道。「菩薩道」者，即是菩薩的事業，應該做的你就做。

菩薩要有光才能放光，若無光放什麼光？有人說：「放心光。」心又有什麼光？你以為心裡說：「我放光。」這是妄想，不是光。不是那些人說「我觀想」就可以。你的觀想是一個妄想，你有光就講光，沒有光講什麼光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可以這樣講嗎？我沒有光，但我有慈悲，我又想濟拔他們的苦惱，我入地獄去教化他們，可不可以？」

這當然可以，但要你去才可以；你不去，地獄眾生不會來拜候你，他們哪有機會來拜候你？你就要到那裡去，又要你有力量才可以去那裡，不是說想去就去，此事不是很容易想去就去，要看因緣。你可以去你就去，你可以去十方世界一切地獄，你隨時都可以去，即是〈妙音菩薩品〉裡所講，妙音菩薩於十方世界的地獄、畜生、餓鬼那裡都作濟拔利益，到處去都可以。我們觀音菩薩也是一樣，十方世界有什麼地獄不能到？

最離奇的是，那些人所見所識者，只知道地藏菩薩到地獄，除了地藏菩薩，就沒有那一位菩薩到地獄，他們就覺得地藏菩薩常居地獄，為地獄之教主，又叫做地獄之救主。這些話完全不合理。他們又偏偏要講地藏菩薩，其他的菩薩通通都不講。

真有其事嗎？當然不會有。不但是沒有此事，連地藏菩薩這個人也沒有，你不要講地藏菩薩確實常在地獄，地獄絕對不會有一位在那裡常居住教化眾生的菩薩。

為何地獄裡的眾生這麼好福氣，得到一位這樣的大菩薩，長駐在這個地方來教化他們？如果是這樣，我都情願入地獄。為什麼呢？隨時都能親近地藏菩薩，就不怕入地獄。

你親近他做什麼？當然一定是好的，親近大菩薩沒有什麼可怕，這就不怕入地獄。

這些話即是獎勵人們進入地獄，你不想進入，他都要叫你進入。叫你進入做什麼？他說你想親近菩薩，要親近菩薩才好，這就是獎勵。

入地獄當然不容易，要作很大的罪才能入地獄，你以為說一下就能進入？你努力作罪，有地藏菩薩長駐在那裡，你去別處找就很難，最容易在地獄找。所以，提倡佛教的人，就捧地藏菩薩出來。多麼冤枉！其實，佛教裡不會有一位菩薩叫做地藏，都是冤冤枉枉！

講地藏禪師就有一個這樣的人名，出在中國九華山，即是安徽清陽縣大通鎮，古時叫做九峰山，那裡有一個地藏禪師，後來的人蠱惑起來，就把地藏禪師搞得滿城風雨，講得不知多麼神秘了不得。實在一點都沒有，都是我們的人搞出來，我們的人很有本事，什麼都搞得來，四大名山都是我們的人搞出來，不會說普陀山有觀音，五臺山有文殊，峨眉山又有普賢，通通都是人做的，人做即是人為，「人為」是人字旁加一個「為」字，你看是什麼字？是「偽」字。「偽」字就是「人為」，所有都是偽，萬萬不能相信這些。但很多人又偏偏相信，還很興盛。眾生福薄，遇不到真正的佛教，就墮進那些地方。

現在藉「處林放光，濟地獄苦，令人佛道」的人，我們就要明瞭此事，否則就真是變成神話。

你不要說：「《法華經》的〈序品〉裡都有這句話，就可以證實地藏菩薩那件事，是利益地獄眾生。」

你不要這麼肯定，如果放大來看，一切菩薩都有入地獄，都有放光，都有其他的神通濟拔，你講沒有就不可以。菩薩神通做什麼都可以，你說一定是菩薩入地獄，絕對沒有這件事。菩薩神通現身，現什麼身都可以，可以入畜生、入餓鬼、入諸天、入阿修羅等道，即使是權教菩薩，也可以現佛身，現一切菩薩身，通通都可以，入地獄又怎會不可以？當然可以，他只是現身而已。

「又見佛子，未嘗睡眠，經行林中，勤求佛道。」

彌勒菩薩又見到一種菩薩。偈頌的文字，似乎是梅花間竹那樣，講完佛子，又講菩薩，講完菩薩，又講佛子，間隔來講，他怕文字上用得太重疊會有些俗品；但又無法做到不重疊，有這麼多話要講，我問你：「同一種事物，你換

名字能換多少？」這就會有重複。重複之中，就不要重複太多，重複太多的確是俗品。我們寫文章的人，文章如果短，有一個重複的字，都認為這篇文章不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有重複的字。

難道菩薩總不會講話？為何講得這樣重複？在同一種事物，他又講了很多，若通通改變名稱，人們也搞不清，不如只用「又見佛子」、「又見菩薩」兩個名字，變一變就算了。

彌勒菩薩「又見佛子，未嘗睡眠」。「未嘗睡眠」即是行走、站立不坐下。為何一定要行走、站立不坐下？這是精進。

有人說：「坐亦可以精進，臥亦可以精進。講精進是視乎你自己，並非一定要行、要站。」

他們行和站，是志在征服睡眠。

有人又說：「睡眠是出乎自然，他要睡就睡，要眠就眠，你又何必要征服它來做什麼？」

他們認為睡眠把時間耽擱了、浪費了。以我們人類來講，一晝一夜，睡眠的時間，你說佔了多少個小時？各人的睡眠時間有長、有短，但無論長短，睡眠都耽擱了一些時間。

本來這種耽擱時間很應該，人總不能不睡覺、不休息；若不休息，人就沒有精神，沒有精神就不能做事。沒有精神都去做事，也做不好，甚至可能壞了大事，有很大危險。假若你是司機，你三晚不睡覺去開車，你開車是你自己的事，若你幫別人開車，人家知道你三晚不睡，就不敢叫你開車。這是多麼危險呀！司機自己都不知道。

司機不是不知，不過硬撐而已。硬撐的力量有限，怎可能硬撐？睡眠志在增益精神，去休息吧。我們人類就是這樣講。

菩薩道又不是這樣講。菩薩如果把睡眠的時間用來做諸菩薩的行業，我相信有許多增益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以為菩薩是做工？他又不在工廠。」

他雖然不是做工，在時間上畢竟也有很大的增益，但又不只是簡單的為了時間上的問題，還有很多好事。有什麼好事？可增長精神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你真是豈有此理！之前說睡覺增長精神，不睡覺就精神疲倦不能做事；你現在又說菩薩不睡覺就增長精神，都不知道你講什麼鬼話？」

之前所講的是凡夫，現所講的是菩薩。菩薩如果睡眠，精神就疲倦，他是要不睡眠，精神才充足，精神才足夠，還能生出很多思想，思想靈敏，他就不會呆滯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不睡眠為何會思想靈敏？」

菩薩不被睡眠蓋住，菩薩知道睡眠的壞處，就要征服睡眠蓋。究竟能不能征服？能！很多菩薩都征服了，難道我就不能？我一定可以。

（有人又問：）「你究竟怎樣征服睡眠蓋？你講給我聽。」

講到方法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睡覺，不入眠。坐可以嗎？不可以！坐下更

糟糕，一坐下就打瞌睡，站著也會打瞌睡，最好就是不停地行。

這樣行最初是很辛苦，他行到純熟，就征服睡眠，精神足夠，身體也都精力充沛，不會辛苦，身心都舒適。最初是有些辛苦，時間長了就習慣，你叫他睡，他也都不會睡。睡眠蓋就打破了。他認定睡眠是魔，叫做睡魔。

已經降伏了就算他有功行。要多久才能降伏睡魔？若肯努力，不須經過幾百年，他漸漸就安樂，向經行之處入手，慢慢就能征服睡魔，離開所謂的睡眠蓋。

所謂蓋，有五蓋。五蓋者，貪欲蓋、瞋恚蓋、掉舉蓋、疑蓋、眠蓋。現在是講眠蓋被他征服，還有其他的四蓋，較容易征服，最難就是睡眠蓋。他征服了睡眠蓋，精神很好，勝過睡眠。

有充足的睡眠，在凡夫來講，叫做精神；相比之下，不睡眠的人，則沒有精神。

講「經行林中」者，是指一部分的菩薩，要經行來征服睡眠。經行都不限定林中，到處都可以經行，適合你自己的，什麼地方都可以經行。不過，現在講的是在林中經行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菩薩在林中經行多久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有什麼不知道？彌勒菩薩當然知，佛令彌勒菩薩知。那個時間講很多劫數都會有，那些不是淨土。那些菩薩的身也不是淨土的正報身。為什麼呢？那裡有樹林，他又有睡眠，如果沒有睡眠，何必講不睡眠？其實那是很普通的世界、很普通的菩薩，與前面那些「定慧具足」、「智深志固」的菩薩不同，與那些「處林放光」的菩薩也不同。

「勤求佛道」者，征服睡眠；再進一步，與菩薩道就相應。「勤」即是精進，他這樣做是為佛道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不是這樣為佛道。」

其實，他通通都是志在佛道，不過，為了排除障礙，睡眠就是障礙，要排除睡眠才可以。他有禪定嗎？當然有禪定。他有般若嗎？當然有般若，他如果有般若就不覺得經行辛苦，他已證悟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亦無佛，這個佛是在俗諦來講的。

「又見具戒，威儀無缺，淨如寶珠，以求佛道。」

「具戒」即是具足戒，具足戒即是十戒清淨才是具足，不清淨即是不具足。這不是一條一條具足，而是十條戒之中，每條戒都沒有什麼缺漏，這就叫做具足。

具足成怎樣？菩薩具足如寶珠，「淨如寶珠」。怎可知道寶珠很淨？怎樣叫做寶珠很淨？這是人的寶珠，或天的寶珠，或阿修羅的寶珠，它是淨的。它的體淨故，就是寶。人們對於寶，當然是愛護它，令它淨。菩薩持戒亦復如是，

不令其戒有所敗壞。

「淨如寶珠」在這一偈頌裡屬第三句，其實應該屬第二句：「又見具戒，淨如寶珠，威儀無缺，以求佛道。」這樣文義才順。這一頌兩方面都有講，菩薩持戒具足，威儀也都具足無缺，兩方面都「淨如寶珠」。這樣拖到兩方面來講，「具戒」和「威儀」都「淨如寶珠」，其實只有戒淨，威儀就不屬於淨，威儀具足還可以講得通。什麼威儀呢？菩薩有菩薩的威儀，初發心菩薩的威儀恐怕未能齊整。威儀是要修學，初學有些掙扎，學到純熟就出於自然，自然就無缺。未得純熟，當然不太齊整。

這裡說的「威儀」，不是依照現在的人所說的「行、住、坐、臥」四種威儀來講。「行、住、坐、臥」這四種威儀，也算是人的四種威儀；但比起菩薩之威儀來講，又可以不算是威儀。怎樣才算？這又無法知道，這些是菩薩的事情，你見到菩薩才講。佛有佛的威儀。

威儀其實是眾生的果報，他有這樣的因緣在前，他的威儀自自然然就會好，這就是果報。在一般人來講，某人威儀很好，姿態很好，真是令人喜愛，看他的樣子，他的一動一靜都令人喜愛，不知為何會這樣？這是屬於一般人那方面來講。人都尚且如是，何況是菩薩！菩薩的威儀在菩薩方面，就限定用在人間、用在天上，菩薩不是用在聲聞、緣覺，而是用在佛那一方面。佛威儀很殊勝，不會有某一種不妥當，所謂身業隨智慧行，種種都具足。

菩薩又如何？菩薩要學佛。你以為學佛就這樣學嗎？不是這樣簡單來學，你要依他為模範，自自然然受他的薰染。這才是學。受薰染與學又有些不同。

這些菩薩是持戒的。這裡只是講持戒講威儀嗎？威儀是助戒。他們沒有修般若、沒有修布施、沒有修精進嗎？什麼都沒有修嗎？

他們各種都有修。只是彌勒菩薩目前所見，就看見他們持戒。實在講目前者，是這樣講而已。他們持戒威儀具足，戒如明珠，這就是無量劫的功行；修無量劫的功行，才得到今日這樣的果報，這叫做果報。

彌勒菩薩又看到無量劫以來，那些菩薩「以求佛道」。前面講「勤求佛道」，與「以求佛道」是一樣的，用此功行求佛道。

「又見佛子，住忍辱力，增上慢人，

惡罵捶打，皆悉能忍，以求佛道。」

有些菩薩，「住忍辱力」，他們能忍辱就有力，任你怎樣為難，他們都可以安定；即使是遇到最不講道理的「增上慢人」，他們也可以忍受。增上慢人是小乘人，小乘人對於大乘人，時常都會起衝突。如果說到大家都是佛教徒，各行各道，你有你的道，我有我的道，因何事會衝突？正因為你有你的道，我有我的道，才會衝突。如果你不是你的道，我不是我的道，大家同是一道，這就不

會衝突。

衝突是很平常，你有你，我有我，不應該又要惡罵，又要打，又要擲，拾起石頭、磚塊、瓦片、泥團，拿起就扔向對方。真有這種事？此事也不是常有，總之是不能講沒有。

何者謂之增上慢人？增上慢人就是自己修小乘道，修到有點成績，他們就執著有所得。他們有所得，就不是得到自己之目的究竟，只得六、七成，七、八成，即使是得到九成、九成五或九成九，都叫做未曾圓滿。未圓滿之中，他們就認為圓滿。這就錯了，一認為圓滿就很麻煩。為何認為圓滿就會麻煩？因為他們生起驕慢，立即對人說：「我現在成了阿羅漢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你講我才知道。」

增上慢人又說：「我成了阿羅漢，你要為我宣傳，你要尊重我。」

「尊重你是應該的，為你宣傳也很應該。」

增上慢人還說：「如果你不尊重我，不宣傳我，我就會懲罰你。」

「講到懲罰也很應該，任由你懲罰吧。」

如果是真阿羅漢，就不會這樣，不會叫人為他宣傳。平常或會有這種人。何以又會有這種人？因為他有驕慢，要人尊重他、恭敬他，又要替他宣傳，很自大，甚至還要別人皈依他。為什麼要皈依他？因為他覺得：「我是僧寶，別人也應該皈依我。你既然皈依佛、皈依法，當然就要皈依僧，僧就是僧寶。我現在是僧寶，你不皈依嗎？」

他若是僧寶，我一定皈依他；但他是多麼驕慢，這驕慢只有增加。本來阿羅漢沒有驕慢，現在反而增加驕慢，這就很麻煩。但他自己又不覺得是增上慢，有些人也不覺得他是增上慢。

若他不覺得是增上慢，有些人也不覺得他是增上慢，何以有此名？此名由佛講的，或者大菩薩知道他是那種人，叫他做增上慢，並非他自己叫自己是增上慢，也不是那些恭敬他的人叫他做增上慢。大眾不容易知道他是增上慢，凡夫在他之下，當然不知道。

他有同流，同流即是阿羅漢，阿羅漢能否知道他是增上慢？也不知道。此事很重要，若依照這樣說，他即是阿羅漢，大家都是這樣說；只有佛才知道他不是阿羅漢。

既然佛知道他不是阿羅漢，何以不覺悟他？這種人又不堪覺悟。不是不覺悟他，你覺悟他做什麼？若老老實實對他說：「你現在才修得九成七，不是阿羅漢！」他會說：「你真是詆毀我，說我不是阿羅漢。」他不佩服你，就無須對他講。

我們也可以這樣講，證得增上慢人也不容易，即是近於阿羅漢。以現來講，世界上的小乘人，未有一個是增上慢人，別說沒有一個是阿羅漢，增上慢人即是近於阿羅漢。

什麼叫做阿羅漢？阿羅漢要斷十惡，斷十使。這個十使，使你趨向於六道，你要斷除十使才可以。你現在有驕慢，即是未斷十使，這就證明你不是阿

羅漢。此事不知何時他才自己覺悟，將來他自己覺悟也好，不覺悟也好，就拉倒了，老實講，你即使是成阿羅漢都是這樣說。

成阿羅漢，你就入涅槃，入涅槃即是死，死去又是輪迴，你增上慢也是死，又是輪迴，講這麼多做什麼？通通都是這類人。

他說：「不是的，阿羅漢不再輪迴，增上慢人或者可以說有輪迴。」

兩者是一樣的。既然是一樣，就無須憎惡增上慢人，同阿羅漢一樣就算了。增上慢人會打人、會罵人，會用磚塊、石頭來擲向你，他不曾對你客氣。

增上慢人為何事如此憎恨菩薩？是因為他說菩薩不正確。菩薩問：「我學佛，怎樣不正確？」

（增上慢人說：）「你學佛就不對，你求佛道就不對。你連阿羅漢都未曾學，你去學佛，豈有此理！」他處處針對你，他就打你、罵你。

儘管對方傷害菩薩，菩薩也不以為然，菩薩有「忍辱力」，「皆悉能忍」。這個「皆悉」，就是各種的辱境，辱就是侮辱傷害，任由你，菩薩都好比泰山那樣安定。

菩薩為何能如此安定？因為他有智慧，又有禪定，又有忍辱，志在求佛道。志在求佛道的人，不會像增上慢人那樣，這就有進步。如果沒有進步，就會生瞋恨心：「這樣來難為我，每樣都不合你意，都被你打、被你罵，這真是難講，要我與你吵架，我又做不到，你又說我惡口批評你。」這真是令他很憤怒。

這樣你就不忍辱。究竟你想不想忍？當然是想忍辱，但你的心裡的反應，自自然然心不安樂，即是瞋恨，這就無力了。你又想忍辱，你又忍不了，即是無力，即是不能忍。

你不跟他打架，不跟他吵架，不與他辯論，也算是叫做忍。這種忍，差不多人人都有，不一定是講菩薩。菩薩講忍辱，最重要就是要般若波羅蜜，有般若力才可以。般若力就無能辱、無所辱。對象是能辱，自己就是所辱，內無自己，外無外人，無外物，亦無風雨，亦無惡獸，亦無惡病，也無等等的摧殘，一切諸法皆空，這是般若波羅蜜。所以，《金剛經》講，我釋迦佛從前做忍辱仙人，受歌利王割截身體，那時候節節肢解，亦無一念瞋恨。

為何有這樣的忍力？皆因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「無眾生」是智慧，有智慧自然能忍辱，實在無忍辱。為何無忍辱？忍辱從因緣生，忍辱無性，忍辱非忍辱，是名忍辱，只是名叫做忍辱。有忍辱都是蠢笨，蠢笨菩薩才有忍辱，你有了智慧就不蠢，叫做非忍辱，超越忍辱，亦無忍辱可超越，這就成功。現在講忍辱力者，這都算是他們的菩薩道修得很好。

「又見菩薩，離諸戲笑，及癡眷屬，一心除亂，

親近智者，攝念山林，億千萬歲，以求佛道。」

彌勒菩薩又看見有一類菩薩，平常對朋友，或家庭內外眷屬，或相識，都是嘻嘻哈哈過日子，這就與自己的菩薩道殊不相應。殊不相應又該如何？這就要離開。

你想離戲笑，就要離開眷屬。這有兩種眷屬，戲笑有戲笑的眷屬，還有癡愛的眷屬，這不限定戲笑。癡愛者，你愛他，他也愛你，此事對於菩薩事業也是不利，所以，要離開癡愛才好，癡愛令你自己的心亂，與禪定不相應，你斷除癡愛，一心習禪，「一心除亂」，除了散亂，就能「一心」。「心」就是意，這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講的「有什麼真心、真如心、實相心」，不會有這些。

菩薩離開自己的眷屬、朋友，就親近有智慧的人。有智，即是菩薩。他若不是菩薩，就不值得你親近。還有那些邪智，外道宗教各種都有智，但那是邪智，你就無須去親近他們。你要尋訪正智才親近。

這就好了，又有人，智者是眷屬，也可以是師長，這就和他做朋友，勝於在家中或者社會中各種朋友。朋友在山林中，你就跟他在山林；他在都市，你就跟他在都市；他在其他的曠野寂寞處，你就跟隨他，總之與禪定相應。

「攝念山林」，「攝念」即是攝心，攝心在山林中過日子。時間就不限定多久，千年也好，萬年也好，數千萬年也好。法會大眾見到嗎？他們當然見到，見不到又何必講？

菩薩在那裡志在求佛道，志在修禪定。這不限定只修禪定。你親近智者，智者是菩薩，菩薩用很多佛法開導你，即是整個菩薩應作的事業都做了。

這好像講不通，菩薩要修布施，你在山林布施給誰？菩薩要修忍辱，那裡又沒有人打你、罵你，怎會有什麼不忍辱？

菩薩雖然在山林，如是資格都完全具足，每位菩薩都具足，不過時間前後不同而已。

「或見菩薩，肴膳飲食，百種湯藥，施佛及僧。

名衣上服，價值千萬，或無價衣，施佛及僧。

千萬億種，栴檀寶舍，眾妙臥具，施佛及僧。

清淨園林，華果茂盛，流泉浴池，施佛及僧。

如是等施，種種微妙，歡喜無厭，求無上道。」

這五個偈頌全部都是講供養佛、供養僧。這裡說的「施」即是供養，「施」即是捨，我們都應該供養佛、供養僧。

這裡所講的供養東西，佛都用不著。佛當然是用不著，僧團中也有用得著，當然也有用不著。你只管做你的布施，不要管他是否用得著。

這裡還講布施藥物，難道佛也要吃藥？你布施這麼多衣服，難道佛就要全部享受你的供養？當然不會。種種都是好物品，供養眾僧。這裡講能供養者，就是菩薩；所供養者，就是僧。

僧團裡，有大乘僧、小乘僧嗎？此事可以不必分別他們，他們在佛座下，聚集一起，你就一起供養他們，就無須揀擇地說：「你是小乘人，我是大乘人，我不會供養你。」

那裡面有些不是僧，凡是一切在其中的，你可不可以也同等供養他？可以。不過，你的意都是志在供佛、供僧。其實，大乘菩薩只有供養大乘人，不應該供養小乘人。小乘人就是阿羅漢，你也不必供養他，他受不起菩薩的供養，他可以受天人供養。

現在講菩薩來布施是很平常，不過，在人間來講，雖然這些是好飲食、好衣服、好湯藥、好房舍、好園林、好浴池，但其實這些各樣都很粗。這些菩薩不是前面所講的很了不起的大菩薩，其實你看見他們只是人，各種的菩薩都有，有些還很幼稚。

（小乘人說：）「他們既然是幼稚，我是小乘人，我亦應該受他供養吧？」這又不可以。他們是大乘人，你是小乘人，相差很遠。

（小乘人又說：）「那就不吃他們的食物，他們拿很多物品來都不要，可不可以？」

你要了都不怕吧？這會損福，有什麼不怕？你很容易受菩薩的布施嗎？不要接受這些布施吧。

這是叫做認真，如果不認真，什麼都好，馬馬虎虎就接受他們的布施。菩薩不揀擇，我也不揀擇。

如果是單獨，就不可以。這裡是在大眾中，是一個大道場，什麼人都有，難道你就不享受他的布施？再講他是志在求佛道，歡歡喜喜來供養。講到求佛道，「種種因緣，種種相貌」，各各不同。

前面所講，就未講及般若波羅蜜，現在講下去，就講般若波羅蜜。講般若波羅蜜有三個偈頌，這三個偈頌是這樣講：

「或有菩薩，說寂滅法，種種教詔，無數眾生。

或見菩薩，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，猶如虛空。

又見佛子，心無所著，以此妙慧，求無上道。」

這三個偈頌是頌般若波羅蜜，前面沒有講過。其實前面每位菩薩都有般若

波羅蜜，只是沒有講。現在所講，是專門屬於般若。

專門屬於般若，就不講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嗎？菩薩也要修這五度，不過，只是這裡沒有講。如果不講就認為沒有，這個菩薩就偏於一門。但菩薩不會偏於一個法門。

這裡講有一部分的菩薩「說寂滅法」，這是說法教人。教什麼人？當然是教大乘人，「說寂滅法」，是以寂滅為焦點，講什麼都是寂滅，裡面一一二二，隨你歡喜講，怎樣講都可以。

「寂滅」是空的別名，本來「不有」就叫做「寂滅」，就不是生滅的「滅」。先有後無謂之生滅，這裡不是講生滅的「滅」。

寂滅是不是涅槃？如果講涅槃，大乘涅槃就是寂滅，小乘涅槃就謂之生滅的滅、斷滅的滅，有不同講法。現在是講一切法皆寂滅，一切法雖然皆寂滅，眾生不知道，就要菩薩開導，要講這個道理，要你明瞭諸法皆寂滅，即是要你明瞭諸法皆空。

現在隨便講一種東西都可以，講一隻碗也可以，講一隻碟也可以，講一雙筷子也可以，講一朵花也可以，講一個花瓶也可以，講一個水果也可以，講一盞燈也可以，講一間屋也可以，講一個人也可以，講一艘艇也可以，講一條船也可以，講一條河也可以，講大海也可以，講一滴水也可以，講一條毛也可以，講一粒灰塵也可以，隨你怎樣講，總可以講出真理，這就叫做「寂滅」。

我們現在講一個字，就講目前「說寂滅法」的「說」字，這個「說」字，各種寫法不同，寫法不同之中，我又講不了那麼多的不同，我只講目前中國的字。這個是「說」字，言字邊加「兌」字就是「說」，有言語，即是有說話，這個「說」字是這樣的用法。如果是寫，一筆、兩筆、三筆、四筆、五筆、六筆、七筆、八筆、九筆、十筆、十一筆、十二筆、十三筆、十四筆，這個字有十四劃，由十四劃組成這個字。這十四劃中，哪一劃獨自成一個「說」字？不會有。任何一劃都不會成為一個「說」字，必須要十四劃合併起來，才叫做「說」字。這十四劃裡面，每一劃都沒有一個「說」字，也都沒有字。

那是什麼？講筆劃，是人工；講物質，是墨水，墨水就是灰塵磨出來的，是黑色的；講工具，就是筆；講藝術，就是知識，會寫字，要讀過書，聽人講過才會寫，否則就不會寫。把這十四筆劃合併起來，大家都認同它是一個字，又要有人教過，後來才知道。

「說」字用來做什麼？用來代替人講話。人們說話，如果沒有文字，講完就算，你沒有辦法去保留他講的話。以前未有錄音機，又未有留聲機、唱碟，什麼都未曾有，這就要靠這個「說」字。誰講什麼話，總名就叫做「說」。

我問你：「實際上有沒有這個字？」當然是沒有。你又怎知道沒有？「說」字是十四劃合併起來。

有人以為合併起來就有。其實，合併起來也是沒有，它來去都是十四畫，有什麼實在的字可得？這個不是字。我對你講，把第一筆點在九龍山頂，把第二筆劃在扯旗山頂，把第三筆劃在倫敦，把第四筆劃在紐約，如此拆開它，一

拆散，這個是什麼字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個字我不會讀。你把這個字寫得太闊了。」

這是不是字？當然不是字。既然筆劃點遠就不是字，我相信合併起來也不是字。

（有人又說：）「人人都說是字，就是字。」

沒錯，人人都是這樣講，人人都是糊塗。

（有人就說：「你這樣就把所有的人都批評了，說人人都是糊塗。」

如果是人人都不糊塗，就應該知道字並無實在的字。

現在講〈序品〉第八頁，在第十一行所講的名稱叫做般若波羅蜜，即是權教六度。菩薩修行六度，東方無量世界，佛光所照，人人都見如是境界，見到如是六度菩薩；但是各人不知佛的作用，不知為何事。於是，彌勒菩薩就問。問誰？問文殊菩薩。他用什麼問？就用佛光中所見之境，採取一些來講，大家都看見，講出來也不會講錯。我彌勒就希望文殊菩薩您回答我，何故世尊令我見到這些？

彌勒菩薩說：我看見有些菩薩「說寂滅法，種種教詔，無數眾生」。這些眾生有很多，故說「無數」。就算是一位菩薩所教的也不少，何況這麼多菩薩。講「眾生」者，在這裡是指正正當當的大乘眾生。他們如果不是大乘眾生，你這位講者對他講大乘，你就一點好處都沒有。你經常講「寂滅法」，有什麼好處？菩薩當然知道聽者能聽，菩薩才對他講多些，教導他，就是說般若波羅蜜。

彌勒菩薩還看見有些菩薩自修般若波羅蜜：

「或見菩薩，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，猶如虛空。」

講「觀諸法」者，就是十法界一切的凡聖依正等法，有相、無相、六根、六塵一切境界，都叫做「法」，佛也叫做「法」，佛道也是「法」。講「觀」者，是用智慧觀，不是用心觀，不是用識觀，若用心觀、識觀，就很不妥當。

為什麼呢？心沒有智慧，識也沒有智慧，心有心境，識有識境。現在有了智慧，把心境、識境等一切境，都見到無彼此性，「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」。「無有二相」即是無二性，即是無彼此。這個「性」字和「相」字，如果調換來講都可以，即是「觀諸法相，無有二性」，這可以隨便調換。

「相」與「性」究竟有沒有分別？這要看用在什麼地方，你要分別，又的確是有別；你要無分別，是一樣的，相即是性，性即是相。

為何講「無二」？「無二」，同是空寂，不會是「長有長相，短有短相，大有大性，小有小性，凡有凡相，聖有聖相，上有上性，下有下性，善有善性，惡有惡性」，不會這樣，你有智慧才看見；沒有智慧就不是這樣講，的確是各有各不同，一切法各有名字，各有差別，不可以太籠統。

眼光所見的又有不同，你以般若來做眼光去觀，就沒有，彼法是空，此法亦是空，故無二。《維摩經》裡有一品，三十幾位菩薩，各說不二法門。各說二法為門，入不二法，總是向二法方面觀。

彌勒菩薩在佛光中見到的菩薩亦復如是，向二法方面觀，觀到就知道無二法。這一種道理，初發心菩薩與不退轉菩薩、深慧菩薩都是這樣觀。這個二法，可以換一個名稱，任你換，換什麼都可以，只要你不違背「寂滅法」，不違背空，你講什麼都可以。

「性」、「相」兩個字，在一般的外道，或在佛教後來的人，都錯解了，他們說：「性」是一樣，「相」是有兩樣。

你如果是在「相」那方面看，的確是有兩樣，在「性」那方面看，就不會有兩樣。譬如金器，首飾是金，你在首飾那方面看，就有二相；你如果是看金，金是性，就沒有所謂輕重、大小，亦沒有所謂戒指、鐲等等的相，你看金它就是金；你看首飾，它就叫做首飾，首飾就有種種，金性就沒有種種。

中國佛教這一種理論很盛談，人人都談論這些。這種理論是否正確？又好像正確，但只是好像正確而已，實際上是否正確？有人認定是正確，即如賢首國師對武則天講金師子，有一章叫做《金師子章》。他講金師子，講得好，真是了不得的辯才，誰不知講金師子一點都沒有錯，但用來譬喻佛教，通通都錯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不是呀，這個只是譬喻。」

譬喻實在是無所謂，但你不能在譬喻那裡多生枝節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你如果是用譬喻來譬喻佛法來講，也是正確。」

你說他哪些正確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講心性正確。」

心性不是佛法。現在是講空，你的金師子空不空？金空不空？兩樣都不空，你怎樣合得上譬喻？現在講這些，真是要留心。最不妥的是讀《楞嚴經》，經文的確是分做兩截，又講明給你聽：「觀相原妄，無可指陳。觀性元真，唯妙覺明。」你如果是講那個「相」如何如何，都有些不妥當。你如果講觀他的「性」，也沒有太多，就只是一個妙覺性，哪有太多東西？單純只有妙真性。這都是邪見，非常錯誤，他們專搞這一套。

講到觀性、觀相，就講到人，我們不要以貌取人，你都要講人格、道德、知識、本能。你若只是看他的外表，就說他好，或說他不好，這就會搞錯。你要在那個人資格上看，就不是只看那個人的外表被你看到的好醜，所以不能以貌取人，要以德取人。

「性」、「相」兩個字似乎分開來講，可以分作四句來講：

觀諸法性，無有二性。

觀諸法相，無有二相。

觀諸法相，無有二性。

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。

這四句實際上是一樣，任你怎樣講都可以。你或會說：「這個道理都很深，

都很難明白。」這裡用譬喻告訴你：「猶如虛空。」這是作觀，不是教人觀到一切法有種種差別。這即是講無差別，無差別就「如虛空」，如果有差別就不是虛空。

「猶如虛空」不是說空，不過是說這個「空」沒有彼此相。那麼，究竟這個「空」有沒有？當然是沒有，虛空是無相，虛空也是無性。

「觀諸佛性」，這是用心去觀，前面講的一般菩薩是用口教人。這些一般的菩薩有沒有教人？當然有教人。菩薩怎會只是自己知道一切法空而不為人講解？菩薩有講。菩薩又說：「我雖為人說法，但都是無法可說，我不見有人，我又不見有我，無人、無我，又有誰講、誰聽？」

般若波羅蜜是什麼？實在是無法講出來。所以，這個智慧觀境，就是這樣的智慧。

「又見佛子，心無所著，以此妙慧，求無上道。」

修學般若還要「心無所著」。一切境皆空，空故有什麼可著？一切皆無相，有什麼可著？一切皆無作，有什麼可著？空是無相、無作，執著什麼？佛亦無佛，我們不能說：「我喜歡佛，佛那麼莊嚴、那麼大福報、那麼大慈悲，又那麼大威德，天上天下，唯佛獨尊！」

這很值得我們注意，這樣講也是不妥當。你就要知道根本上無佛，連佛都不著。佛在《金剛經》說：不可以色見我，亦不可以音聲求我；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你說見到我，見到的我就是我。這就是顛倒。

當知一切皆空故，心不著於一切境。若心不著於一切境，那麼，你的心就算是乾乾淨淨獨立，不與萬法為侶，脫離一切，這就叫做自在，獨有其心，這個心就非常好，叫做常住真心。有沒有這個道理？

佛教裡就沒有這些道理，你要講其他儘管講，任何佛理裡都不會有這些講法，這些是婆羅門教。婆羅門教講心，就要離開世間一切境，離開此身，這名叫做至極精神。這是外道，他們認為有心。

現在講菩薩「心無所著」。究竟有心還是無心？「以此妙慧」這是智慧的智，即是前面「觀諸法相」的觀。有人就以為：這就是用心觀，用心觀就是智慧觀。

「以此妙慧」，心不著一切境就叫做智慧，就是智慧心。這智慧心與普通人的心，以及外道至極精神的心，究竟是否相同？其實是完全不同。

有人說：「我覺得是相同。」

你覺得相同就不必講了。你又不知道般若波羅蜜是什麼，你如果知道，你就會承認說：「我錯了。」你不知道就很難講，你受那些偽經所惑，依偽經來講解，或依《圓覺經》的圓覺自性，或依《解心密經》的離言自性，以為這些通

通都是很好的道理。

菩薩「以此妙慧，求無上道」。各位菩薩各行五波羅蜜，都是求佛道。前面講「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」的人，他求不求佛道？當然求。那些說種種寂滅法教無數眾生的人，他有沒有求佛道？當然是求。

如果講到一切諸法皆寂滅，也都無二相，「心無所著」，我以為這個無上道亦不必求，你說求就是多事。這樣可不可以？在理上講就可以，在事上講就不可以。沒有事何必要講事？雖然是沒有事，又要做事，簡直是多事，沒有事又要做事，像做夢。沒有就是沒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話又不能這樣講，沒有才要做事。他做什麼事？他為那些糊塗的人做事。」

哪裡有人糊塗？一切眾生皆非眾生，你又為那些糊塗眾生，你自己已很糊塗。

雖是無眾生，但是他見到有眾生，你就要設法子教導他，這就要以理來教他，這又不容易教導。你是什麼人能依理教他？你只是一般人的模樣，不會那麼容易，你一定要成佛才容易教導他。

成佛又似乎是很不容易的事，要經過很長的時間、很大的精神去磨煉，才能成佛，你志在利益眾生，也要去做。

其實，沒有實在的時間，也沒有所謂多少個阿僧祇劫，不會有一個小時，連一分鐘都沒有。為什麼呢？你明知道一切法寂滅，有什麼叫做時間？很好地求佛道，這就有佛；諸法皆空就無佛。

依照這樣講，佛又有又無，這就很有趣，佛任由你說，任由你搬，有則有，無則無，你心中就有兩個佛，一個有佛，一個無佛，是這樣嗎？

那個是假的，有也是無，不是有就是有，根本上就是無；但又不妨把一切的假法建立起來，我有神通就可以建立。

神通是另一件事，你又要實際的功行，有「因」感得「果」才算，不是只講神通，你也都沒有那麼大神通，必須是大菩薩將成佛才可以講有大神通，這就要好好去做。這個道理，講起來就不夠圓滿。為何不夠圓滿？小乘人就反對這種道理：「我就不希求做菩薩，我不希求成佛，我又不發願度眾生，我也不發願往生淨土，我什麼都不希求。」

你什麼都不希求，你為何又修行？

（小乘人說：）「我修行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能拋開我自己的束縛，這就算是我能事已畢！」

小乘人對於菩薩這種道理，也看得很清楚。你要知道菩薩是真、俗二諦。小乘有沒有真諦？也可以說沒有。小乘沒有真諦，他們是什麼？他們就是一個「有」字，執著有凡夫、有顛倒、有生死、有苦惱、有輪迴。

你能令他們去除「有」見嗎？當然，我一定要令他們破除「有」見，令他們達到寂滅，這就是涅槃。我證得涅槃，也令他們寂滅，就不講成佛。

他成阿羅漢又如何？他成羅漢不是什麼問題，成阿羅漢志在證涅槃，不志

在一個阿羅漢。阿羅漢是證涅槃的人表現的地位。如果不證阿羅漢，在哪裡證涅槃？如果沒有阿羅漢去證涅槃，一切眾生總可以證涅槃，全部都是證涅槃，這當然不可以。

（小乘人說：）「我就可以，我是阿羅漢，很多人跟我學，就是可以。」所以小乘人對於大菩薩的見解有不同講法，他不欽佩你。他不會說：「你很了不起，我就比不上你。」不會有這樣的事。

現在講起來，道理就不充足，有矛盾存在，明明是空，又要求佛道，既然求佛道，就好好地求佛道，又何必要講空做什麼？

你求佛道若不明白空理，就沒有智慧，沒有智慧就是愚癡，愚癡有什麼佛道可求？求什麼佛道？一切法各有因緣，成佛都要有成佛的因緣才可以。成佛的因是什麼？就是般若波羅蜜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說：「菩薩摩訶薩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，當習行般若波羅蜜。」一切種智就是要成佛。

「菩薩摩訶薩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，當習行般若波羅蜜」，這句話是講大乘最初的開口板，這就貫通所有一切菩薩的好處，總要習行般若波羅蜜，沒有般若波羅蜜就無話可說，這就要從般若產生一切。產生一切即是空，產生什麼？空的力量大，智慧大，福德大。

這些話也可以說是騙人的。講哄人，這在佛那方面是這樣講，在實教菩薩也可以這樣講，在三乘就不可以這樣講。其實是哄你。

為何哄你？因為你違背一乘久已，你現在拖泥帶水在三乘中搞到烏煙瘴氣，無量無邊劫都在那裡，受這些理論束縛，所謂「貪著於生死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，眾苦所惱亂，為是說涅槃」（方便品 26 頁），就是這些理論。道理不足，就有矛盾；但又沒法子，矛盾都要這樣做。

上面講六度已講完，彌勒菩薩把見到的講出來。下面再講菩薩以及供養舍利。

「文殊師利，又有菩薩，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。」

這是見到「供養舍利」，未講造塔，造塔是另一件事。講「供養舍利」，有舍利擺在那裡，因為佛入涅槃，有些舍利是起塔，有些舍利不起塔，只放著。而且，佛入涅槃不久，起塔並不容易，舍利擺放的地方，就要恭敬尊重供養，由菩薩去做。

「佛滅度後」就有菩薩「供養舍利」。怎樣供養呢？又講不了那麼多，總之，禮拜也是供養，尊重也是供養，讚歎也是供養，一切音樂也是供養，有物質，沒有物質，你在有舍利的地方尊重禮拜，就是供養。彌勒菩薩見到很多菩薩就是這樣供養。

如果講到這一層，似乎很神秘。有什麼叫做很神秘？佛在未滅度之前，有沒有講《法華經》？凡是讀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就要有這個感想，佛有沒有講

《法華經》？當然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上面所講這麼多佛，都沒有提及講《法華經》，所有這麼多菩薩，也都沒有提及對於《法華經》那方面的修行工作。直至滅度，入滅了，又不只有一尊佛，很多佛入滅，總沒有一尊佛講《法華經》。」

其實是有講，每一尊佛都講《法華經》，如果不講《法華經》，就不會入涅槃。為什麼呢？佛志在講《法華經》才出現於世，焉有不講《法華經》的道理？佛是有講《法華經》。

現在菩薩於「佛滅度後供養舍利」，這些是什麼人？當然是實教菩薩。你知道他們是實教菩薩，這次你就最精明，你即使愚蠢一世，這次你能明白這一句，已經足夠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他們為何是實教菩薩？彌勒菩薩舉出這些菩薩，與上述所有六度菩薩並沒有分開來講。」

你真糊塗，佛滅度後的菩薩當然不同佛在世時的菩薩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這樣講不對，若這樣來講，難道在權教佛入滅度之後，權教菩薩弟子們就叫做實教菩薩？」

不會有這樣講。應該怎樣？只可說不要提及，也不讓他看見，這樣，彌勒菩薩當然不會分別權、實。

究竟彌勒菩薩知不知道？他怎會不知，不過隱實施權，知也扮作不知。此事很神秘，這麼多佛未入涅槃，都有講《法華經》。那些菩薩行，就是實教菩薩嗎？這又不是，這次可以肯定地講不是。

究竟實教菩薩又是怎樣的？一點都沒有講，最好把我們釋迦佛的八萬菩薩來講。八萬菩薩在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是實教菩薩還是權教菩薩？這樣一提起你就知道，當然是實教菩薩。他個人可以知道，別人又不知他是實教菩薩。

佛也未曾講此事，你何以又叫他做實教菩薩？因為我讀《法華經》，讀《法華經》，佛已經講了，大家才知道。佛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知什麼？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權與實，就在你發表或未發表，即是在你開權或未開權、顯實或未顯實那裡來講，這就只差一句話。東方無量世界的菩薩，同樣如此。

在八萬菩薩裡面，未開權、未顯實之時，他們有做事嗎？當然會有。他們做些什麼？當然不能離開六度，他們修行六度，他們不修行六度做什麼？他們一定修六度。

前面讚歎菩薩之德，十三句那裡是講這些。所以，權教菩薩就要這樣講，實教菩薩就不是這樣講，仍然是那個人，佛又是一樣。我們現在的人，也是一樣，未聽《法華經》以前，自己是混混沌沌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為何你說我混混沌沌這麼奇怪？我非常精明，非常清醒。」

就算你很清醒，但無論你如何清醒，實際都是混混沌沌，什麼都不懂，即使你有些懂都算是不懂，何況你不懂，其實是混沌。聽了《法華經》，還混沌嗎？這次你就清醒了。

為何你這麼聰明又會清醒？你會說：「你真是以為我又聾又啞？我也會讀兩

句，不過我不會解，聽到你這樣講、這樣解，我就不是完全糊塗，老實對你講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是菩薩。」

你這一次就不糊塗，你一世糊塗，無量劫以來都糊塗，現在又不糊塗了，你知道了自己是菩薩。菩薩的來歷，你當然也要知道；知道才算是今生做一個佛教徒，結束我們一個時期的工作。

自己認為我是菩薩，我早期很糊塗。回想我們幾十年前，是怎樣糊塗，可以推算。追索自己的經歷，看了多少經，做了多少工作，轟轟烈烈，殷殷勤勤，拼命去做，犧牲一切都去做，回頭一想，這樣真是蠢笨！真是笨到要自殺作為代表懺悔，笨得很淒涼。

你知道笨就好了，明明是那一個人，儼然兩個。如果你聽過《法華經》之後，回去對自己的師兄弟，或認識知交的人講一講，或者你不講，但你的行為已經改變。別人說：「你聽《法華經》，你撞鬼了嗎？像被鬼迷的樣子。」為什麼呢？你不是往昔的那個人，你失了常態。

怎樣覺得你失去常態？我可以清清楚楚講出來，你這樣又不是，那樣又不是；這樣不做，那樣不做；這樣不講，那樣不講；這種經又不讀，那種經又不讀；你一切人情物理種種的通通都付之腦後，付之東流，你去哪裡撞了鬼，是不是呀？你真是變成兩個人，這就安一個美名給你，說你著魔。

這是很應該的，你就要接納他的話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誰？恭喜我自己，我已經得到《法華經》的好處，還有證據，別人為我作證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這就是自己認識是菩薩，相差很遠。任何一個眾生都是這樣的話，別說是佛滅度後的人，豈有不是菩薩？凡是佛滅度後的人，會讀《法華經》，會聽《法華經》，有一點信仰的，都是菩薩。

但這裡沒有講，只講「又有菩薩，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」就算了。你說佛教多麼神秘！他不隔膜，自成隔膜。

「又見佛子，造諸塔廟，無數恒沙，嚴飾國界。」

這即是講彌勒菩薩又見到很多很多菩薩，這裡叫「佛子」，又不叫菩薩。「造諸塔廟」，這是佛滅度後三五年、二三十年、四五十年，建造很多很多塔廟，每一個世界的菩薩都建造塔廟。本來建造塔廟，又不一定是菩薩，其他的凡夫、天人、修羅等其他眾生都可以建造塔廟，不過，講起建造塔廟，必有一主，這個主當然是菩薩，這以菩薩為主。所以，彌勒菩薩見到他們「造諸塔廟」。本來建塔建廟，是工人建造，雖是工人建造，是有一個人安排工人建造，給錢工人，請工人吃飯，工人才肯幫你建造，工人只是做工。這樣即是工人造，不是菩薩造。

你說不是菩薩造，工人又怎樣肯幫你造？這即是菩薩造。就如我們現在的人建造一個建築物，你挺身出來負責，有很多人做工，有人出很多錢，人們一

定都說這建築物是你造的，就是這麼奇怪。

現在就推尊菩薩，說菩薩造塔廟，根本上菩薩就不會造塔廟。這裡講了塔和廟兩種建築物，塔是高的，廟是闊的。

「無數恒沙」，無數那麼多的恒河，那麼多的沙。因此，塔廟多起來，世界就不同樣了，世界自自然然就莊嚴。之前不夠莊嚴，現在又莊嚴起來，就是因為塔廟多之緣故、裝潢之緣故，這是建築物宏偉，影響到世界也莊嚴起來。即是說：這些人對於佛的舍利非常之尊重，有菩薩在這裡提倡。

講到這些塔，又另外講，另外講什麼呢？講塔的高大，及其塔的裝飾。

「寶塔高妙，五千由旬，縱廣正等，二千由旬。」

講「寶塔」者，是有寶之塔，七寶所成，別說寶莊嚴，整座塔都是寶，不是用泥石，而是寶塔，有寶故。

「高妙」，「高」者，就超過一切建築物；「妙」者，是妙好，粗粗糙糙的就不算妙。塔有多高？有「五千由旬」那麼高。一個由旬，以我們這裡的里數來計算，就是八十里（一由旬究竟是多少里，有不同講法，有說二十里，有說四十里，有說六十里，若以遠參老法師所說是八十里），五千乘以八十，塔就有四十萬里那麼高。

「縱廣正等，二千由旬」，「縱」者，是前後，「廣」者是左右。人站在一個地方，你有你的前後，你有你的左右，即是橫直。塔的闊度有「二千由旬」。二千由旬有多少里？就有十六萬里，都相當大，因為塔有那麼高，有什麼法子不這麼大？

如果是人力建造，就不可能建造這麼高大的寶塔，這是菩薩建造，還有天人幫助。前面說過菩薩自己不建造，叫人建造。菩薩是指揮他人建造，這又即是菩薩建造。

「一一塔廟，各千幢幡，珠交露幔，寶鈴和鳴。」

每一個塔，或每一間廟，現在又提及廟，廟是安放佛像，不一定住人。廟很大，若不住人，要來做什麼？讓人們到來拜佛像。

「各千幢幡」，每一個塔，每一間廟，都有一千幢幡，是我彌勒所見，不是推斷的。還有「幔」，布幕叫幔。現在是講帳幔，稱為「露幔」，在寶塔之外。

「珠交」即是網，用珠造成很大的網。二千由旬那麼闊的塔，廟也差不多那麼大，或也有大於塔，或不及塔大，都是很大，可知這個幔有很大。

又有「鈴」，那些鈴一一皆是寶；鈴被風吹起來，叮叮噹噹，因鈴多，音聲即是等於音樂。音樂也是聲音，不過，音樂就有曲調，這些鈴聲就沒有曲調，

隨風吹到，就自然發出聲響。寶鈴有很多，但彌勒菩薩又沒有講有多少。這麼高的塔，又這麼闊，當然鈴有很多，風吹鈴就響，鈴膽撞著鈴才會響。這是講菩薩建造塔廟，莊嚴塔廟。

「諸天龍神，人及非人，香華伎樂，常以供養。」

這裡講天人鬼神供養塔。「諸天」有些之前是聽過權教，有些聽過實教；聽過實教就是實教諸天、諸龍、諸鬼、諸神、諸人及非人，通通都有。如果未聽過《法華經》，也是什麼人都有，這就不算是實教菩薩。如果有人在佛滅度後宣傳《法華經》，這些人、天雖未聽過佛講，而聽菩薩講、聽一乘人講都可以，他也即是一乘菩薩，他的供養，也即是一乘菩薩來供養舍利。不過，此事就非常多，彌勒菩薩又講不了這麼多，也即是略說。略說你就略為知道一些，令後來的人知道。早期的人見到，我們不見，他們講，我們才聽到。

「文殊師利，諸佛子等，為供舍利，嚴飾塔廟，

國界自然，殊特妙好，如天樹王，其華開敷。」

彌勒菩薩還有講到世界莊嚴，這幾句仍然是講上面的菩薩，特別是講他們令世界莊嚴。塔又是一樣莊嚴。

佛子即菩薩，這個「等」字，包括了天、人、鬼、神、人非人等，為供養舍利就起塔，莊嚴其塔，這即是莊嚴供養舍利。他們無意去令世界莊嚴妙好，自自然然世界就莊嚴起來，「國界自然，殊特妙好」，格外好境，這就是沾佛的光。

這有一個可懷疑之處：佛在世時，佛世界都還不莊嚴嗎？何以講到佛滅度後，塔廟影響到世界「殊特妙好」？

這又是不同境界，現在講佛滅度後，這裡的人、天、菩薩境界；佛在世時，是佛莊嚴世界。佛的莊嚴世界去了哪裡？世界就在這裡，莊嚴你就不見，隱沒了。彌勒菩薩又沒有講這些，但他不講你都可以知道。

那裡莊嚴得非常之令人可愛，你說好比什麼？我說「如天樹王」，如忉利天的園生樹那麼莊嚴。忉利天有一棵樹，稱為樹王。為何稱做樹王？因為又大棵，又美，花果皆勝過一切樹，又香，果子又好，這就稱為王。如忉利天之「樹王，其花開敷」。此樹是有花之樹，未曾開花都很好，都是樹王，花盛開之時，就更加莊嚴。莊嚴什麼？莊嚴天宮等塔，莊嚴世界。世界莊嚴起來，就好比天樹王莊嚴天宮一樣。

這些話是彌勒菩薩講的，「如天樹王」，是他當時見到，就不是東方的人所

講，東方那些人不會說「如天樹王」，「天樹王」是我們這邊的人所說。彌勒菩薩把所見講完，還講了什麼？他講了結束語：

「佛放一光，我及眾會，見此國界，種種殊妙。」

各人都見到種種「殊特妙好」。「見此國界」的「此」字，就是目前所見的，就是「此」，其實是彼，前面都有講彼，「見彼國界」。每一個世界都是一樣，都見到清清楚楚，「殊特妙好」。

現在說「殊特妙好」，是講塔廟莊嚴，影響到世界也莊嚴，是講此事；還有以上種種的好處，都推在這一句，因為用這個「此」字。其實，「佛放一光」，我見到全境都是「殊特妙好」。

有人認為未必，此世界裡都有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不可以說妙好。

彌勒菩薩很注意那些好的，不大注意不好的；雖然是見到，他就只講好的。很不容易被大眾見到，現在見到了，是必有特別的因緣。彌勒菩薩又講：

「諸佛神力，智慧希有，放一淨光，照無量國。」

「諸佛」就是普遍來講其他的佛，其實志在講釋迦佛。釋迦佛神力如是，其實「諸佛神力」都如是。佛的智慧是希有的，佛的神通力當然是希有，你看，佛放一道光，就照亮無量世界，令我見、令我聞、令我知，長久時間的菩薩道，我們都見到，這是很難得，奇就奇在這一點。佛光不足為奇，令我們各人了了見知，可算得為奇。既然是奇，必有其用意，我們卻不知。

「我等見此，得未曾有，佛子文殊，願決眾疑。」

我們大眾都看見，非常歡喜，文殊菩薩您是上座菩薩，我們希望您為我們解決疑惑，「願決眾疑」。各人都想知道，佛為何事放於此光？拜托您不要拒絕我們的請求，因為：

「四眾欣仰，瞻仁及我，世尊何故，放斯光明？」

這句涉及大眾的疑惑，我有我彌勒的疑惑，各人、天龍八部、四眾有各人的疑惑。意思是說，我彌勒所講的這一句都不過份。

彌勒菩薩說「佛子文殊，願決眾疑」，這個「眾」字似乎是過份了。你彌勒

菩薩問我文殊就罷了，你又把別人都拖在內，這些話會多生枝節。

不是的。不能說我彌勒多生枝節，文殊菩薩您看看，各人歡歡喜喜看著您，歡歡喜喜看著我，他們為何事看著您？為何事看著我？此事不必講，難道你都不明白他們的意思？我這麼蠢我都知道他們的疑惑，所以我就這樣講「願決眾疑」，都不會錯得到那裡去。他們之意就是這樣：「世尊何故，放斯光明？」最好是文殊菩薩，快些回答，這就遂我的願望。這個態度一定有。

彌勒菩薩說：「大師兄！您要負起責任，這個責任你應該負，他們看著您，您不能裝聾裝癡地說：『他們哪裡有看著我，我相信他們沒有用眼看著我。』您不要這樣講，因為我問您之時，他們很注意，希望很快能聽到答案。他們立這樣的心願，這是人之常情；別說他們，我也是這樣。」

你彌勒當然是這樣，你來問，你說決眾疑。我文殊就說：「他們眾人未必有疑。」

有啊！我彌勒不能強硬逼他們生疑。文殊菩薩！請回答大眾疑問吧！

「佛子時答，決疑令喜，何所饒益，演斯光明。」

這是重請，很殷勤，文殊菩薩您就不要再推搪，不要再拖延，再拖延我們的心就很難過。您快些回答，叫做「時答」，令我們決疑，我們就歡喜，得知是很寶貴，我們得知就歡喜。

究竟「何所饒益」，究竟為何事？有什麼好處您一定知道。「演斯光明」，即是放斯光明，「演」即是演散，把光散到東方無量世界裡，推斷一定都有大利益。

文殊菩薩仍不回答，文殊菩薩有一點這樣的推搪：你不停地追問我，我看你有幾分傻傻的樣子，作為一個最後身菩薩不應該這樣傻。我告訴你，多少都要負責任，多少都要用心去思索，不能只靠不停地去追問人，如果沒有人被你追問，你又怎樣？真是傻到極點，此事你都要猜想一下。

彌勒菩薩說：您叫我猜想一下，我就儘管猜想一下。

「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，為欲說此，為當授記。」

我猜想到：釋迦佛坐道場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時，所得一切智，皆是妙法。我就以為佛會有意把他的妙法為我們講一講，也可以在我們聽了之後，馬上為我們為各位聞法者授記。我只有這些力量，只有這些法寶，我又不敢相信我自己。為什麼呢？這些是推斷，只推斷兩件事，我又不敢多猜想太多。

這猜想似乎有些近似。為何說有些近似？佛是志在講他所得的佛道是如

何，他是想講這些。講的時候，你們聽者，佛就會為你們授記，真是有此事。不過，雖然是有，但還早著呢！

怎樣叫做早？文殊菩薩說：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」這些是什麼？這是一乘《法華經》。一乘《法華經》講什麼？是講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、欲令眾生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」。這即是講佛的妙法，「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」。

佛會講這些，講多講少就說不定，但就算是很少很少，這次佛都未講。佛現在志在開權顯實，不是講這些。不過，開權顯實也有授記，你聽到，佛就為你授記。

此事又被彌勒菩薩猜中，猜中不算一件事，只是推斷。這好像蟲蛀食木，偶然可以成字。有人就以為這條蟲會寫字、會雕刻。為什麼呢？會寫字就會雕刻，這是偶然的事情，就算是沒有錯，這都叫做近似，也有些不近似。「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，為欲說此」，這句不近似，授記有些近似。這裡所講的授記，又不是講聽了開權顯實《法華經》的授記，他要聽到佛所說的妙法才得授記，這就連授記之事都不近似，這就離得遠了。

從這句話來講，雖然屬於猜想，「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」，從前未講過，現在想講，就謂之「欲」。這個「欲」字即是想講，但還未講。把這句話反過來講，從前所講的就不是妙法，不是佛坐道場所講的，即是未講。

你說他未講，他天天都在講；雖然天天都講，即不是天天講。這些話似乎很坦白，你又不不要說是坦白，這只是推斷；雖是推斷，但是這句話講得十分有理，真是講到入骨。講什麼入骨？這句話你要猜一猜，為何叫做講到入骨？你講給我聽。

反過來即是佛坐道場所得妙法未講，這就是骨，不是講妙法才叫做骨，講妙法是髓，骨裡面的瓢。我們平常的人五十年來，聽佛所講的佛道，如此如彼，通通不是佛坐道場所得的，這就是骨。

為何彌勒菩薩會猜到這句話？這句話不容易講！其實這句話沒有來歷，一點意思都沒有。是否你彌勒承認佛未講成佛之事，是不是呢？

這句話是不是絕對承認了即是佛坐道場未講妙法？我追究你彌勒追究到你瘦，你雖然是推斷，你猜想都不是猜得這麼特別，你把整個佛教推翻。這就危險到極，又沒有人這樣詳解，把整個佛教推翻。

這是不是屬於顯、屬於開權？他也沒有坦白來講開權，硬是乾乾淨淨對你說：「佛未有講佛自證法。」若還未有講，那平常所講的是什麼？

這就不好講了，我不應該講。你要質問，最好質問彌勒，彌勒那時就很難回答你。你用這一番話去質問他：「你這樣猜想，太離譜了，你憑什麼教理去批評他，說『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，為欲說此』，即是從前未說？此事我不放過你！你別說你是最後身菩薩，就算你成佛，我都要追究到底。」

彌勒菩薩說：「老老實實講，我不太會講話，我雖然是最後身菩薩，你不要把我當作是最後身菩薩那樣靠得住。」

這有點像吵架，硬要追究他。所以他講話，你不駁斥他，就會靜靜地被他所騙；你如果追究他，他就很辛苦。

文殊菩薩聽到彌勒菩薩這樣講，便說：你這個小師弟都有點聰明，亦都不辜負你做一個最後身菩薩。這就算了吧！

彌勒菩薩自己又不負責，他說：不可這樣算，我用這樣的小知小見去忖度，若這樣都算，還需問您嗎？不可以。為何不可以呢？因為：

「放此大光，示諸佛土，眾寶嚴淨，

及見諸佛，又聞說法，此非小緣。」

這又不能讓我這樣猜度，此事只有您文殊菩薩才可以講得清楚，我猜度的就算了，誰會信我講？我是這樣講，現在我請您文殊菩薩原諒我，把我當作吃錯東西，亂講一頓。你們大眾天龍八部、一切菩薩、一切聲聞、緣覺，凡凡聖聖，你們要見諒，我這個人講話，很隨意，十居其八、九靠不住。為什麼呢？這麼大的問題，放大光明，現出無量世界，「眾寶莊嚴」，又見佛，又聞法；這不是小事，「此非小緣」，不是小小的因緣。

前面我也猜度過，我有講「今佛放光，是為不可思議；入三昧，是為不可思議，放斯光明」。我在之前已經有講過，我未曾作決定，你不能說我作決定。不過，算是我荒唐地講完。

「文殊當知，四眾龍神，瞻察仁者，為說何等？」

老老實實就是這樣，無須多講，文殊菩薩您看看那些人，目不轉睛地看著您，他們不放過您，您以為開玩笑。究竟「為說何等」？人人都是這樣說：「為說何等？」我說的話就付之東流，你不要經常把我所說當作一句正正當當的話來用。

彌勒菩薩也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殷殷勤勤去追問一位大菩薩，他自己也有十分把握，相信這位菩薩的確可以解「決眾疑」，我彌勒相信他，你要看看他是什麼人。

這就算是彌勒菩薩把自己的話講完，老老實實請您文殊菩薩講，所為何故？「為說何等」？彌勒菩薩所說有頭有尾，在開頭問「文殊師利，導師何故」？在結尾，彌勒菩薩說：眾人望著您文殊菩薩，「為說何等」？我也是在內，不只眾人，始終都是問何故。中間講了多些，是講這個「何故」問話的必要。我如果不是把自己所見的稀有之事講些給您聽，您那時就裝聾裝癡，懶理我們：「你們這些人，不知是否見神、見鬼？那麼多問題來問我。」文殊菩薩就

覺得不重要。所以彌勒菩薩說：「見千億事，今當略說。」他是很注意，您文殊菩薩就無法推卻。

文殊菩薩沒有推卻，不過，你講得過於平常，我就不為你著緊。你都不著緊，我又何必為你緊？我是知道，但我又不想隨隨便便對你講，如果隨隨便便對你講：「你們各位，是否見到？」

「見到。」

「你們知道為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們想不想知道？」

「當然想知道。」

「你們想知，我講些給你們聽。」

若是這樣，他所知的就好像很低賤，隨處亂丟，求別人聽你的。其實不會有這種事，真的是沒有這麼低賤。文殊菩薩不會求你聽，他要你求他講，要求一個代價，這代價就是恭敬尊重，把此事看得很重要，不要太隨便，這是抬高價值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